

求恕齋
叢書

校經室文集

六

求恕齋叢書
校經室文集
第六

校經室文集卷六目錄

河南巡撫吉林于公墓誌銘

候選儒學訓導于封翁墓誌銘

候選儒學訓導陳君墓誌銘

山東候補道盧君墓誌銘

議敘同知鄉諡敏端郭君墓誌銘

長清周君墓誌銘

翰林院撰文劉君墓誌銘

法徵君墓誌銘

山東候補知府王君墓誌銘

護理廣西巡撫廣東布政使丁公墓誌銘

鹽運使銜前安徽池州府知府陳君墓誌銘

節孝于母何太恭人墓誌銘

喜塔臘室宗室氏墓誌銘

鈕祐祿室杜拉喇夫人墓誌銘

候補知府舒君再繼配周夫人墓誌銘

吳母沈宜人墓誌銘

山西候補知府陳公繼室宋夫人墓誌銘

光祿寺正卿姚公元配張夫人墓誌銘

胡母凌恭人耐葬墓誌銘

曹母節孝碑陰記

先府君事略

先妣于太恭人事略

草廟新阡記

甲申正月告先墓文

書貞烈唐大姑事

書單節婦立嗣事

祭樊生文

祭陳吉農文

祭朱肯夫先生文

祭李文正公文

祭座主徐季和夫子文

祭陳祐曾文

辭赴安徽呈子

與灘縣呈子

上山東巡撫辭免 召命竝陳急務呈子

上毓中丞言事呈子

校經室文集卷六

榮成孫葆田著

吳興劉承幹校

河南巡撫吉林于公墓誌銘

光緒三十年八月十三日前河南巡撫吉林于公薨於南陽寓邸遺疏入報 聞於是朝中賢士大夫相與歎曰北方賢者咸豐遺老盡矣先是二十六年夏變起京都泰西各國聯兵深入以保護使館爲名時公方巡撫湖北因密薦巡閱長江水師前四川總督李公請內召公亦擬統兵入援會湖北票黨事發票黨者康有爲潛

遣其黨乘機起事以富有爲號也公與總督張公先事定謀獲其黨亂乃定而是時李公已死王事兩宮西幸公憂灼萬分宿疾復作朝議以河南爲天下要衝乃移公撫豫而適會法國將遣兵南下官民汹懼公行抵裕州接任視事卽日移檄河北三郡列營嚴守別遣道員與法教士議約議定法兵遂中途返豫民得以不擾初官吏聞公嚴正皆凜凜畏懼及公接見羣僚乃更開誠布公務爲寬大由是吏治亦蒸蒸日上明年春調撫廣西未行時相奏言公剛直好持己見恐其不善交鄰朝廷不得已解公職另候簡用會公亦奏請養疾

將卜居襄陽行至南陽遂止其年冬十月 天子奉

皇太后回鑾公力疾迎於洛陽 召見行在所 溫諭

至再將起用時相有尼之者公亦自請返南陽就醫又
明年日俄事起東三省爲戰地公憂特甚甲辰七月公
患腹瀉至是竟不起享年六十有七公諱蔭霖字次棠
又字樾亭先世文登人明初遷居濰縣公曾祖諱居安

當嘉慶時山東大饑攜家再遷至吉林之伯都納廳遂
占籍焉祖諱龍川以公叔父通政公貴 誥贈資政大
夫父諱凌奎 貤封資政大夫及公貴祖父皆 贈光

祿大夫妣皆 贈一品夫人通政公諱凌辰性嚴重爲

咸豐朝直臣於諸子中獨愛公公舉咸豐八年鄉試會
是年科場舞弊事發主司及同考官多獲譴而公覆試
列高等人無閒言明年會試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
編修同治初倭文端公爲理學名臣公相從問學又與
前兵部侍郎文公治前閩浙總督邊公寶泉前山西布
政使李公永清諸人爲執友往復質疑所學益純光緒
改元與修 穆宗毅皇帝實錄故事實錄成敘勞各官
皆自陳願保何職公獨不言乃僅得交部照章議敘五
年俄羅斯與我爭伊犁界公上書力劾 欽差大臣崇
厚擅許天山左右數百里之罪廷臣交章入奏改遣大

臣赴俄爭議公以爲大議已定備敵宜權其要乃復陳
吉林鄰俄形勢請簡知兵重臣駐吉林以東邊三城瑛
春寧古塔三姓爲行營別練萬人駐黑龍江之艾輝以
相犄角當是時樞府或欲爲崇厚地公復上書劾及軍
機大臣畏憊罔上狀六年補詹事府贊善升右中允會
聞仲兄疾遂請開缺旋里兄卒家居二年擬不復出旣
而迫於通政公命乃奉母入京供職八年十一月 簡
放湖北荆宜施道公到任首裁道署陋規時荆屬仍歲
霍潦飢民流離載道公檄有司發倉廩以振窮乏復親
履災區請於大府改築紫貝淵石閘爲朝天壩使監利

沔陽兩岸居民皆免水害然後民皆復業宜昌法教堂
與華民有違言至以兵船恐喝公據理與爭法領事亦
旋引兵退英商有擅越宜昌關者公察知其違約漏稅
使遏之且將籍其半以充公英商懼厚有所獻公擲還
其賄廷責之使補稅乃聽其去英商語人曰自某入中
國未嘗見廉正如此大人者其爲遠人敬服如此十二
年擢廣東按察使陞見面陳東三省防俄事宜於是始
有練兵三萬之旨廣東盜賊素熾公以嚴爲治民氣
漸蘇明年升雲南布政使未行丁太夫人憂十六年服
闋授福建臺灣布政使適有奸商湯連魁賄託言官誤

劾伯都訥廳紳士一案公弟編修鍾霖與親友多被誣
誤公發憤具疏奏辨 廷議遣大臣往訊頗得言官受
賄狀然猶以部議落公職公既閑居京師益與子弟故
舊講論正學二十一年中東戰事起其年八月公奉
命襄辦奉天軍務統帥忠壯公依克唐阿孤軍戰奉天
迤東公單車潛行至其營將軍一見大喜公爲草奏請
添募二萬人竝條陳形勢疏入恭親王語人曰于某至
依營矣得 旨姑念此摺出於忠悃準添兵萬人公復
爲擬奏以萬人分爲四軍又乞將於山東請械於江南
由是東省聲勢始壯已而和議成公遂辭軍歸里而湖

廣總督張公山東巡撫李公竝列章保公宜大用遂以
三品頂戴署安徽布政使既到官則清釐田賦整頓吏
治又明年德兵佔據膠澳又以某教士被戕力言於
朝罷升任四川總督李公職公憤甚乃疏劾大臣翁同
龢與張蔭桓等輕率懦怯而附陳勤修省除忌諱斥把
持明是非保善良五事其言甚切疏入所劾者旋皆得
罪去二十五年補雲南布政使未至授湖北巡撫湖北
督撫同城巡撫號爲不任事公與張公夙相知遇事猶
力持正議然公所至皆施設未竟此有識之士所尤爲
天下惜者也公論學一以朱子爲師居敬窮理不爲空

談其論治以爲今日中國之弊在人心自庚子亂後

朝廷銳意變法公謂變法云者非一切掃除而更張之
也有卽事核實以爲變者有祛弊復古以爲變者有不
必諱言效人宜師其意而毋泥其迹以爲變者當去河
南任時上陳變法八事而於學校兵制尤反復言之所
著有奏議若干卷日記若干卷性孝友 贈光祿公蚤

卒事母口太夫人盡愛盡敬丁母憂年逾五十哀毀盡

禮不飲酒不宿內者三年諸子弟皆化其行配孫夫人

子一翰篤指分河南候補知府女三皆適士族孫男一

熙曾尙幼葆田與公弟蘅霖爲同年進士官京師時顧

不常見辛丑歲同客南陽始獲朝夕請益公於奉 旨
保薦人才猥列其名至謂忠愛之心老而彌篤不爲絲
毫祿利之計蓋不啻公之自道云公原籍太平川旣不
能歸翰篤將卜葬公於南陽府城北之某原以狀乞爲
銘銘曰

青齊舊族偉哉于公少承家學奮起關東學得所師道
積厥躬迴翔翰苑惟孝惟忠使臣辱國義憤上疏遠人
窺伺謂宜遠慮彈劾樞府不爲聲譽 天子曰俞是社
稷臣乃命外試以乂人民顧見災黎流轉江濱乃躬相
度築隄連垠惟彼憬夷畏公若神按察粵東六條克陳

直道見紕忽奮忽沈優游林下金玉閱音 國事方棘
艱危獨任戎馬奔馳強敵是臨 帝鑒忠忱大任特簡
皖江楚豫疆符迭綰忽聞 西巡有淚如潛 鑾輿旣
返迎覲洛陽曰臣多疾不勝封疆以人事 君大義尤
彰天不憖遺逾歲旋薨宛城之北馬鬣新增最公生平
名節無疵我銘其幽實無媿詞公今往矣匪哭其私爲
賢者痛悠悠我思

候選儒學訓導于封翁墓誌銘

君諱銘書字寶泉又字潤齋其先文登人也元季有諱
麻者任下密巡檢始占籍灘之上辛阜社六傳而至邯

鄆君周由弘治丙辰拔貢生舉戊午順天鄉試仕爲直隸知縣始遷居城中其居鄉者兄弟三人一曰鵬咸同閒名臣前通政司使于公凌辰及前河南巡撫于公蔭霖其後也于氏自前明至 國朝多聞人君之大父諱殿臣太學生以修城功議敘八品職銜有厚德五世同堂父諱龍瑞候選守備母呂氏生君兄弟四人君其季也生而穎異既就傅不屑屑爲記誦之學性通達遇同輩有疑難得君一言而解伯兄蚤世與仲兄友愛異常然皆以諸生老君壯歲始入縣學爲附學生援例貢入太學候選訓導應順天試者一應本省鄉試者三既不

得志於有司乃以其學督課諸子而斯時家道亦中落
雖處窘乏終不以貧富介意與人交無畦町一以和光
相接工書法臨摹晉唐諸榻本極多求書者踵相接遊
京師時嘗代同邑王閣學爲人書便而見者以爲絕倫
于公蔭霖語人曰此吾族子代作也尤精賞鑑品隲古
今皆非時輩所及晚年頗喜畫梅別饒天趣娶陳氏有
子普源少承家學以光緒辛卯舉於鄉甲午 恩科成
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改知縣選授來安知縣君
手書古人勤謹和緩之語以當官箴且曰來安爲鄉先
輩韓理堂先生故治有遺愛在民爾其勉之普源以迎

養請君自念年老且有兄在不欲行及普源調署太湖
調補靈璧君猶時寄訓言光緒三十年恭逢 皇太后
萬壽覃恩普源由同知銜加二級得 封君爲中憲大
夫會君仲兄卒君感傷成疾三十一年普源以卓異請
咨赴部引 見便道歸省爲山東巡撫楊公留辦學務
明年五月聞君疾遂馳歸侍養君竟以六月庚午壽終
正寢春秋七十有六長子昶源側室田氏生女二壻某
某孫六卽卜於是年十月丙子葬於先塋之次普源常
從余遊以余知君深屬爲銘銘曰

身未達志旣伸有賢子學更醇以儒爲吏吏則循成先

志裕後昆教忠教孝語常存吁嗟乎耆德如君百世而
下宜有聞

候選儒學訓導陳君墓誌銘

君諱彝鑑字德銘又字鏡堂先世元河閒路滄州人明
初有官濰州刺史者因家焉濰州後改爲縣自君始遷
祖諱大觀至君蓋十八世矣陳氏世爲濰縣望族君曾
大父諱若愚字景賢以字行孝友著聞於鄉黨宗族同
邑韓理堂先生以怡怡名其堂劉中丞鴻翔爲傳文載
綠野齋集中大父諱在甲候補州同知以捐助城工振
務 敕建善行坊父諱執躬候選主事以團防敘勞

欽加五品銜母蒯氏繼母李氏俱 誥封宜人君生六
歲而失恃育於祖母郎太宜人比稍長輒問母在時事
郎太宜人訓之曰汝母歿汝一痛至夜半伏地睡去醒
而翳生左目今數年始漸愈汝繼母神似汝母汝善事
之卽所以慰汝母之靈也君謹志之事祖母繼母竝能
得歡心長從同里魏林二先生遊沈潛學問咸豐十年
補縣學弟子員次年辛酉叔父執蒲殉南匪之難君恐
傷祖母心也多方寬譬晝夜隨父主事君登陴固守亂
平承父志爲叔父求得 卹典而後慰今新科優貢生
兼襲雲騎尉履善其後也同治四年君以優行補廩膳

生生平守先人教爲學不急功名嘗三膺鄉試薦而不售中遭繼母與父憂哀毀盡禮至光緒十年始以食餼歲滿貢入成均年已五十尋就儒學訓導職候選遇

覃恩加一級 敕授修職郎娶郭氏有賢行生子三歲而殤以憂患終繼娶田氏與君同志先君卒子二達善廩膳生員膺善爲叔父後女六成嫁者一壻孫致寬孫四皆習儒業君爲人外和而內嚴存心立志思貽父母令名嘗謂子達善曰吾家自吾太高祖兄弟五人白首同爨吾高祖推產讓伯叔自吾曾祖以來兄弟怡怡聲稱遠邇吾祖長吾叔祖三十歲覆翼以至成人吾父與

叔祖同歲生歿齒無閒言今當吾世家屢析矣雖亦有不得已之故然願汝曹立身繼志勿墜家聲也君昆弟三人既以膺善爲嗣復分產與季弟俾無憂衣食又自念奉太高祖以下宗祀乃卽所居廳室立祠堂別置祭田歲時祭祀必恭必慎歲庚子變興畿輔君與邑人共治鄉團時余適主講濰縣書院與君嘗一再見及是聞君卒矣其孤介友人請爲銘幽之文余不能辭也君生於道光十五年八月二十三日卒於光緒三十二年十一月十三日春秋七十有二卜以明年二月葬於城北灣頭莊新塋兩孺人耐銘曰

惟孝惟友克善其身宜受多祉施厥後人

山東候補道盧君墓誌銘

君諱昌詒字粟甫湖北黃岡人初名英儻生有至性幼失恃與弟友愛綦篤既補博士弟子員益自淬厲於學咸豐初粵寇破黃岡家人皆避難漢皋君以留守廬墓爲賊掠其酋詞知爲儒士授以官不受旣而憐其文弱釋之歸復爲他酋所得日令負糧百餘里手胼足繭越四月乃得脫父子歡聚及粵寇平江漢肅清乃入會城肄業江漢各書院尤爲當道諸公所賞同治九年舉於鄉明年成進士以主事用分吏部學習期滿奏留光緒

四年下父憂先是得父手書見字迹微異心動急乞假歸歸則父卒已旬日哀毀幾不起服闋入都供職又遭妻喪連殤三子強自奮厲充則例館協修纂修總纂積勞罔懈十四年補文選司主事旋派考功司掌印考功主檢管持人短長吏易爲姦君熟習成案吏莫能欺謾竟以議屠侍御上書言事罪畸輕獲嚴譴落職本部長官莫敢救錢唐張公巡撫山東乃招君至幙府參北洋戎務尋 奏請送部引見李文忠公又以朝陽案 奏請改官皆有 旨不允二十年中東戰事起臨滇李公治兵東萊邀君佐戎幙晝夜勤勞明年和議成乃 奏

其通達治體值危險艱難之際能持以定識定力洵爲
緩急可恃之才遂奉 恩旨開復原官發往山東差遣
旋保歸直隸州知州又以河工敘勞奉 旨以知府補
用竝加三品銜甫逾月特授泰安府知府蓋異數也李
公擢升四川總督繼其任者爲密縣張公仍留君佐治
文牘次年出守泰安多異政如平反新泰疑獄履勘東
平州水災民至今稱之是歲調署濟南適李文忠公奉
命勘黃河每事必就君諮詢君亦知無不言又明年
遂實授濟南府知府敘治河功以道員在任候補加二
品銜張公旋去官新撫毓公官山東久治盜嚴而尤惡

平民有奉教者時有白蓮餘孽結鄉里無賴假稱義民
毓公信之君知亂機已伏嘗反覆爲毓公陳說不納及
平原拒捕事聞乃檄君往治君始至猶諭以禍福而匪
黨已負嵎竝傷官兵遂定議進剿斃巨匪二十餘人餘
匪奔散乃解脅從與民相安撫部得信反大怒謂所戮
多義民幾獲重咎當是時使撫部蚤用君言則消患於
未形鄰境亦無拳匪之變矣迨宮保袁公旣撫東尤重
倚君庚子之秋齊魯幸得救安者君與有力焉明年春
疾作乃力請開缺袁公爲上 奏猶稱其學識閎通以
之分守一郡不足展其才奉 旨俞允過道班袁公升

督直隸復約赴北洋君以疾辭其後豐潤張公建德周公留君治文案周公又擬設學校司以君當其任而君疾已深遂以次年歸里又明年三月晦遂卒春秋六十有六君少習古文詞得叔父韻珊先生之教而與姚姬傳梅伯言尤能深悉其宗派故爲諸公代作奏議往往得曾文正公之體要所著有濟南存稿及養拙齋詩文在東旣久嘗編輯河工成案積三四十巨冊曾祖某
贈資政大夫祖某父某 贈資政大夫如君官妣皆
贈夫人葆田與君鄉舉同年昔隨侍先大夫遊鄂習聞君名及同遊沛南又不時相過從自辛丑冬 兩宮

迴轡時事日新而葆田則迭遭家難幾於栖栖無定聞
君抱疾歸里猶爲國家人才惜而不虞君之一病不起
也君子□□以行述乞銘銘曰

盧爲大姓世處南邦惟君繼起名譽寡雙少歷艱險不
汙賊官隻身潛歸名節克完講業通都人稱賢士惟其
學優乃克入仕南宮顯名天官分秩忽得家書自知親
疾星夜奔馳入門號泣毀身非孝哀容骨立再入吏曹
克勤厥職中遭私喪莫或遑息遂獲眞除職司糾察最
功定過不畏狡猾因人獲咎觀過知仁曰直非私 天
子聖神風雷雨露皆 朝廷恩進亦有時乃覲 至尊

爰發來東用展素抱治獄救災仁聲載道十郡表率不
媿神君何來孽匪妄稱義民一鼓蕩平脅從罔治弭亂
未萌反多異議鄰境禍發震驚京師小臣無力望闕
涕洟蓋古有云錯節顯器君之所遭艱危不避始佐戎
幙六韜充嫻繼治奏牘諫迺犯顏使當重任定荷綸褒
中道而疾賞不酬勞我作君銘十僅一敘詞不及古實
無媿語君旣云徂吏治日更循良不作誰其治平
議敘同知鄉諡敏端郭君墓誌銘

君諱杭之字子方一字湘帆先世爲高唐州人明成化
閒遷居濰縣遂爲望族明末有仕至漕運總督戶部尙

書入 國朝徵召不起歿而崇祀鄉賢鄉人至今稱爲
宮保郭公者君八世祖也曾祖祖皆贈通奉大夫妣皆
贈夫人本生祖諱衍汾嘉慶丁卯順天舉人翰林院待
詔父方伯公諱夢齡道光癸未進士由知縣仕至山西
布政使署理巡撫爲道咸間名臣入 國史列傳祀山
西名宦祠母田太夫人生母姜太淑人以道光十八年
侍方伯公之荆門州任育君武昌江上故初名舟之君
胚胎前光幼隨方伯公自楚而蜀而隴而豫而晉所至
攬江山之勝馥聞庭訓又得良師益友愈廓見聞及方
伯公告歸以疾終於里第君年猶未及冠居喪如禮服

闕後補博士弟子實受知於善化鄭恪慎公同治九年
舉於鄉是歲竝補行丁卯鄉試人尤以君爲克繩祖武
先是丁卯歲粵匪餘孽竄入登萊李文忠公駐節濟寧
檄劉壯肅公拒賊於膠萊河又以嫺賊屬君兄弟佐治
糧臺事定李文忠欲薦其功君堅辭以功勞推其兄其
後大府以君籌餉辦團有年不忍沒其勞績奏於朝
部議以主事候選竝加員外郎銜方鄉舉時諸同年生
會集沛南君獨服五品冠戴見者以爲榮旣再上公車
不遇中遭季兄刺史君綏之之喪意不能無怫鬱光緒
二年伯兄觀察君襄之自西寧引疾歸里見子弟羣立

循循有禮法喜曰此吾六弟督率之力也君兄弟七人於次爲第五又於同祖昆弟爲第六故云越三年姜太淑人卒君泣血三日不食觀察君勸慰百方始勉進一粥其治喪一依於禮又數年觀察君亦逝世時叔兄兵部君簡之家居多疾遇邑有大工役及族中事皆就君諮度如修復書院及禽治土匪君所籌畫爲多初君以紳士辦治地方事積功議敘同知非其志也及己丑復應禮部試不售遂絕意於功名甲午中東事起君尙佐治鄉團時有議遷避者君置不問一以鎮靜處之然自是不欲聞家事往往憂憤時局輒託諸吟詠庚子夏拳

匪亂起濰亦不時有警報其秋 兩宮西幸君聞之至
廢寢食數日夜不寐聞謂諸子曰吾家世受 國恩爾
等當砥礪行以無墜家聲功名非所計也君幼工舉
子業又嘗從兄刺史君與膠州柯佩韋先生諸人爲詩
社多交當世名士故所作詩文頗多尤熟習本朝掌故
戒子弟以勿染紈袴習子弟皆受教惟謹諸子有已入
翰林者然博學多聞或不能逮君君卒於光緒三十四
年四月辛巳春秋七十有一爲人恭儉孝友而持躬寬
恕生平未嘗以疾言厲色加人所著青桐軒集十卷已
刻者二卷棹田嘗爲之序又去歲君年七十棹田以文

爲壽君謙讓至再且曰吾同舉諸人強半徂謝今與君
幾同落落晨星矣及是遽聞君卒此余所以尤爲逝者
痛也於是鄉人共議私諡曰敏端則君生平懿行可知
已君娶陳恭人生子四長恩誼爲刺史君後姜太淑人
命也次恩訓次恩甲恩元皆縣學生孫八人今將以本
年十一月庚寅葬君於城北新阡恩甲等來乞銘銘曰
生爲顯族沒有遺文身雖不達名迺超羣曰惟孝友用
紹家聲武功甫敘載賦鹿鳴數薦弗售莫肯求仕定亂
輯民功在鄉里晚節彌堅閉門肥遯持己接人語言謙
遜與世無爭盛德若愚事關家國感激歎歎最君生平

有道之儔子孫克肖我銘其幽

長清周君墓誌銘

君諱彤桂字復卿長清人祖父世有隱德君生而豪邁不羣讀書博通尤好爲經世之學年二十八始入縣學爲博士弟子從高密單伯平先生遊得聞正學旣乃遊學濟南與張次陶昭潛尹竹年彭壽諸人講業會文所得益多同學諸人咸稱爲書簾光緒十七年舉於鄉當是時父母俱慶君性至孝兄弟三人兩弟皆業農君率其弟事父母每食必具酒肉母歿時君年已六旬父年九十有一而終君年六十有三竟以哀毀卒於是鄉人

其欽其行各舉事狀將以上聞君之子連錫復請余爲
文以誌其幽余昔主講尙志書院始與君相識後遊大
梁又一再與君遇今有聞不能拒也按狀稱君好義舉
甲午中東事起君以會試在都率公車百三十人上書
論和議之非李忠節巡撫山東習聞君名委君密訪諸
城事某令賄以重賂卻而弗受卒以實報爲人尤坦直
雖與官府處不樂仕宦有同志者集貲就酌突泉前亭
宣講 聖諭數年不怠巡撫使周公欲登諸薦牘力辭
不受又嘗引關中大儒李二曲先生言治天下當以人
心爲根本提醒人心爲宵檠所著有下學梯航農桑淺

說及注釋保甲諸書大指在尊崇孔教明孔子爲時中之聖而深擯異學以破除人人自私自利之錮習可謂賢矣君卒於光緒三十四年六月己巳娶某氏子二人連鐘連錫皆肄業高等學堂畢業得獎爲貢生蓋君雖不隨眾爲俯仰而又深識時務者爲之銘曰

志同乎古人而名不出於鄉里言與行其克符亦何貴乎顯仕以心報國以身徇親是真不媿乎孝廉之實行吁嗟周君亦旣盡性以至命聞其風者又孰不景仰而致敬

翰林院撰文劉君墓誌銘

君諱元亮字菊農章工劉氏曾祖大智候選縣丞貤贈
中憲大夫祖鳳翥翰林院待詔誥贈中憲大夫妣皆贈
恭人父獻章縣學生誥封中憲大夫母史氏繼母馬氏
王氏皆封恭人君於兄弟爲第二兄元勳弟元善皆以
儒學知名君自幼讀書勤敏過人爲文下筆立就入縣
學食廩餼嘗肄業泮南與諸名士交其爲學於漢於宋
皆得其門徑光緒十一年充選拔貢生次年考取八旗
教習十四年舉於鄉尤爲座主盛伯曦祭酒所特賞招
入意園資講習明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十六年
散館授編修充國史館協修丁繼母王太恭人憂嘗主

講東昌書院以實學啟迪後進從其遊者甚眾服闋後入都供職二十三年奉命視學粵西課士以嚴濟寬絕夤緣釐積弊士習大變按試所至每延諸生於堂爲講經術文章諸生人人悅服二十六年變起京師鑿輿出狩君發憤上書指陳戰守和機宜幕府或爲君危君獨慨然曰吾受國厚恩雖無守土責願稍竭愚忱以盡臣子之分耳疏上不報明年復命陝西行在所遂乞假省親時封翁適得痠疾君欲留侍封翁促其行遂以二十七年入都充國史館纂修武英殿協修

文淵閣校理編書處詳校當是時朝廷力行新政

更定官制撰文爲翰林升轉之階君旣循資實授此職益感激圖報又因學堂肇興乃偕同鄉張振卿總憲管士一副憲王保之府丞議建齊魯學堂於京師而一切規模條款皆君所手定任事三年不怠公餘輒爲在堂諸生殷殷指授尤以孔孟之道日加勸厲故齊魯學堂一時獨無囂張之習者鄉人皆服君之教也嗚呼孰謂君竟止於斯乎君卒以光緒三十四年正月戊申年才四十有八爲人寬厚和易胸無城府人無老少貴賤皆樂與遊生平澹於榮利自粵西歸時僅有書數簏雅負經濟志前直隸提督馬宮保邀君佐戎幕今四川總督

趙公請君督辦學務皆謝不就嘗有某權貴思得君一
往見則顯仕可致君義不爲屈也兄弟相勉以孝友每
思及父疾未瘳則終夜流涕君卒之前一年仲弟先逝
其得疾亦由於此故臨卒惟以事親未終無力報國爲
憾娶王恭人子二志義優貢生分發陝西補用知縣志
恭女二皆許適士族孫一志義述君行實屬余爲銘幽
之文余與君僅一再見然知其學行有素故不辭而爲
之銘銘曰

忠孝爲本詩書爲華以勤職事以恭傳家有蘊無年自
古所嗟於惟劉君吁其命耶

沈敏君墓誌銘

光緒三十三年冬十月二十三日膠州法徵君卒於金泉精舍之西齋春秋六十有五士大夫無論新舊知交咸赴弔相歎息曰山東失一耆儒矣君諱偉堂字容叔一字小山先世本世襲濟南衛指揮使明成化閒有諱典者官膠州學正遂家焉數傳至君八世祖若眞七世祖櫟父子竝有聲於時行誼載入府州志又再傳有名見國史儒林傳曰坤宏者於君爲五世祖自曾祖以下名不顯世業亦漸衰君晚出乃獨大振厥緒其於學無所不通尤精於音韻金石之書幼孤育於叔父爲叔

父後本生父諱敷先州學生前母黃氏母趙氏 旌表
節孝嗣父諱諛先母張氏君幼爲大母及張孺人所鍾
愛稍長從高先生漢方學高先生愛其才以女妻之旣
乃從匡少宰鶴泉先生肄業濟南名重一時以同治九
年充優貢生光緒五年舉於鄉十五年成進士以知縣
用改就教職學使裕文慎公薦其學行奉 旨賞加國
子監學正銜先是盛伯希祭酒典試山東倡建青州海
岱書院延君主講席君先已主講旌賢書院自是居青
州十有餘年所成就人才甚盛其後選授武定府教授
以疾辭未赴建德周公聞其賢以君應經濟特科之選

君亦力辭未赴故人皆稱曰徵君君爲人渾厚無圭角與之交者無不服其識量鄉舉時與濰縣宋庶常書升齊名宋君主講省會濼源書院兼尙志書院後改爲校士館君實承其後卽所謂金泉精舍也校士館旋改師範傳習所君尤盡心教育今直隸總督泗州楊公巡撫山東初議建國文學堂後改爲優級師範學堂其規模區畫皆君所手定楊公又議續修通志延君與吳侍郎與宋君及葆田等共成其事乃甫設局而君遽以疾卒此又吾黨所共深痛惜者也君所欲撰述皆未就其校勘有說文解字經典釋文唐一切經音義列子等書始

余嘗曰君爲翟晴江一流人攷君所得實遠出翟氏上
其韻學則雖顧江戴王未能或之先也惜編次未竟其
遺稿曰聽訓館韻書僅有散稿數巨冊存於笥又有山
左碑目則君前入通志局所手輯君無子以本生兄孫
紹朔爲承重家故貧平生所集書數千卷身後亦皆散
失以卒之明年三月葬於城南先塋銘幽之文未具其
甥高振崇屬余爲補誌銘曰

學旣成名亦彰有儒一生此其藏百千年後勿毀傷
山東候補知府王君墓誌銘

君諱揚芳字信余瀏陽王氏其先嘗爲富室祖諱應選

父諱顯恭兩世皆以樂善好施奉 旨旌表建坊鄉里
推爲長德然家業亦因是中落君生有異姿爲父母鍾
愛稍長就外傅讀書目數行下年未弱冠入縣學文名
籍甚同治十二年舉於鄉屢上春官不第因教授北方
以營甘旨之奉嘗主講萬全書院爲諸生所悅服光緒
六年丁父憂奔喪數千里外不敢以死傷生識者咸歎
其知禮服闋再應禮部試用大挑一等以知縣分發山
東而以母老例得告近改廣西未行適丁母憂君哀毀
幾至滅性益痛二親俱不及祿養也十八年壬辰始至
山東余於是始與君相識君與余叔季兩弟爲鄉貢同

年余得聞君家世頗詳明年癸巳開恩科君分校鄉
闈所得多知名士劉君掄升其尤也甲午再與分校適
李忠節公撫東獎勵儒士知君學識宏通有志節招入
幕府治文牘二十二年丙申檄署黃縣令明年丁酉復
調充鄉試分校又明年襄辦河工君一夕起巡視河見
河水陡長乃大呼工役畢集否則工料且悉付洪流其
勤於職事如此敘勞以直隸州升用二十七年署臨淄
令明年奏補文登先行赴任以救護中外失事商船蒙
保免補直隸州以知府在任候補三十年兼理登州府
同知明年調署長山甫五月又調署安丘年終又調署

嶧縣君適患風疾猶力疾從公而君次子肄業京師會
假歸省親遽以療卒君不能無怫鬱其後稍稍就痊三
十三年調郟城君歷任大邑所至有政聲始署黃縣有
前明王大司馬故塋爲後裔盜賣於富紳某姓王氏族
人訴之官君斷令某姓讓地某姓不服反訴之郡守君
堅持前斷與郡守大齟齬乃稟請大府委員往勘卒斷
如君議是時大府李忠節公也繼李公者皆知君故君
得行其志他美政可爲吏式者不可勝紀宣統元年調
武城是年秋瘡生於頭醫治以愈二年二月檄回文登
本任君以病軀慮廢事乃援例報捐歸知府班候補會

舊疾復作日漸增劇竟以七月十九日卒年六十有一
娶口氏子三長英輔次英儼蚤卒次英倅女一壻宋紹
源君在東二十年俸薪所入有餘輒以購書所聚數千
卷臨卒遺命英輔悉捐入山東圖書館提學使爲詳請
大府奏於 朝以急公興學表厥里門與先代建坊後
先相映可謂善繼先志者矣余嘗計數交遊中仕而不
廢學者數人君其一人也君閒讀呂氏家塾讀詩記見
所采朱子詩傳初說欲別集爲編與余商訂體例又欲
校正唐石嶺先生尙書辨僞皆未就所著有文莫精舍
文若干卷詩若干卷藏於家英輔等旣扶柩歸里卜以

今年某月日葬於某鄉某原以狀來乞銘銘曰

官雖卑克伸厥志善政在人莫殫記經術能飾真儒吏
在昔先民稱好義興學爲懷用錫類型貽子孫永無墜
護理廣西巡撫廣東布政使丁公墓誌銘

公諱體常字慎五貴州平遠州人贈太子太保前四川
總督丁文誠公之冢子也文誠公爲中興名臣全而肫
篤舉止不凡尤爲祖母魏太夫人所鍾愛少勤學年十
五補學官弟子魏太夫人謂文誠公曰長孫可成大器
須善導之咸豐甲寅乙卯閒黔中苗匪教匪蠡起文誠
公以庶吉士丁憂里居散家財練鄉兵爲防禦計以知

兵聞其後文誠公簡守岳州調長沙旋擢山東按察使
晉布政使戎馬倥傯公嘗隨侍軍旅閒同治甲子丁卯
兩應鄉試不中因助甘餉部議獎敘郎中分刑部行走
適安順鍾華山等賊匪猖獗黔大府請調回籍募勇勦
辦亂平敘功洊保知府賞戴花翎當是時文誠公巡撫
山東庚午春公丁母諶夫人憂光緒丙子以知府分發
山西是歲秋文誠公奉命總督四川道出太原父子相
見以立身報國相訓勉明年三晉大饑公請於文誠竝
自行典質得二萬金購置錢米分攜災區親歷散放而
不使其人知所從來是時閩文介公奉 朝命辦振務

及聞知詢公公以財力微薄對始終未肯明言文介甚
爲歎賞曾忠襄張文襄二公先後撫晉於公尤爲引重
公在晉十年歷署太原大同蒲州府篆特授潞安知府
簡任河東道一署按察司使政績卓著如訪緝陽高
密密教嚴懲首要不事株連峻拒振餘津貼尤爲晉人
所稱頌河東管理鹽務公精規畫剔弊奉公信賞必罰
官民無弗敬仰以協甘餉功 欽賞二品頂戴丙戌夏
文誠公薨於位公聞訃哀毀星夜奔喪僚友賻贈無親
疏多寡悉謝弗受曰吾烏敢有累先人清節耶旣至蜀
中僚屬有管鹽務者共集十萬金爲文誠公歸葬之需

公婉詞謝絕乃從友朋假貸數千金始得扶喪至山東
從文誠公遺命也己丑冬簡授鞏秦階道蒙召見
垂詢家世諭以勤政愛民勉繼家聲明年之任初階
州有水患屢治屢決公親行相度形勢上書總督楊石
泉宮保請建築石隄閘兩載工成小民獲登社席四野
歡呼癸巳秋循狄河遑回民肇亂秦州張家川回族甲
於全隴公召其長李德昌謂曰汝子爲我所取士身列
庠序汝當知禮法能率爾部各安生業吾當爲爾請命
不發一兵德昌俯首聽約其後甘肅用兵至三年而後
定而鞏秦階十八廳州縣獨獲安全蓋公恩信所孚雖

回民無不懷德畏威也乙未秋 簡擢甘肅按察使楊
宮保奏請暫留道任俾資鎮攝明年丙申事平入 覲
蒙 召見二次請 訓時 皇太后諭曰時事艱難爾
當官好爲之勿忘爾父忠愛公免冠謝因請假至東省
墓丁酉夏受臬篆戊戌秋升任布政使未逾月調補廣
東布政使時陶勤肅公總督陝甘奏留俟後任至始交
卸明年夏赴粵旣至會姦民勾結外匪煽亂公謂禦外
必先治內內政修明外侮不足爲虞於是督編保甲籌
款首戒病民用人務求循吏以清正率下於督撫遇事
閒有爭執而罔非出於公誠庚子拳匪構亂粵中人情

浮動公一處以鎮靜李文忠奉命北上瀕行謂公曰
與君其事以來深知有守有爲足爲全粵保障吾雖去
事無憂公在粵四年爲前後督撫所倚賴癸卯夏蒙
賞加頭品頂戴尋拜護理廣西巡撫之命時值兵戎
饑饉徧左右江公冒暑遊行剋期視事謀猷贊畫與宮
保岑公戰守相備由是桂省潯梧閒安謐無警是歲補
行鄉試公爲監臨事畢卸護撫事遂乞假修墓竝請開
去布政使本缺奉命俞允遂攜眷至山東濟南寄居
先是文誠公旣葬厯城華不注山陽而未嘗營建宮室
公乃卜居城中鬻舊宅以其餘地穿池築室課兒讀書

暇則與親舊過從余亦時至其室公雖引退不復出然
語及時事輒憂形於色其議論皆非時人所及戊申冬
疊遭 國恤 兩宮升遐公聞變痛哭失聲抱病經旬
至次年勉強起行竟以宣統元年十月三十日卒於正
寢春秋六十有九元配諱夫人卒以叔弟之子爲嗣又
先亡側室生二子繼成公志者庶其在茲嗟乎以文誠
公之忠勞而公繼起固宜大有爲於時而竟齋志以終
此天下之人無論識與不識所同聲痛惜者也公會祖
必榮四川昭化縣知縣祖世棻鎮遠府訓導祀鄉賢皆
贈光祿大夫曾祖妣黃氏祖妣諱氏魏氏皆一品夫人

魏太夫人歿時公年方幼哀慟如成人蓋追憶慈愛其
天性然也公得子既晚教責不少貸其孤道周道同從
從兄道津教卜以二年四月葬公於歷城城南之新阡
請爲銘銘曰

在咸同朝文武悉登黔有丁公同佐中興撫魯鎮蜀觥
觥大節哲嗣繼起克紹前烈觀政西曹定亂南疆振饑
三晉陰德弗彰誰其識者閻公文介忠襄文襄益同沈
澗帝念賢勞勉繼家聲分巡蜀隴俾安編氓治水有
功利在百世再定回亂武功克媿爰秉六條兩任旬宣
自西徂東膂力罔愆正色率僚疆臣同志輯亂安民曰

仁曰義暫行開府未竟厥施言念先墓用展孝思 帝
恩未報常懷忠愛 龍馭遐升攀髯莫逮胡天不弔遽
殞其身校功論德是曰世臣 太任有言先臣是似嗚
呼丁公文誠有子

鹽運使銜前安徽池州府知府陳君墓誌銘

君諱介璋字宜卿又字我卿萊州濰縣人先世由今直
隸滄州遷濰世爲濰縣望族曾祖諱發縣學生 誥贈
光祿大夫協辦大學士吏部尙書祖諱祥葵 貤封朝
議大夫翰林院侍講加二級父諱官正與協辦大學士
文懋公爲同祖昆弟 誥封中議大夫母高氏王氏俱

封淑人君生而聰穎喜讀書年十三爲府學弟子員
旋食廩餼舉優行道光己酉成選拔貢生 朝考一等
以七品小京官用分戶部雲南司兼廣東司行走咸豐
元年 恩科舉順天鄉試在戶部十餘年克勤厥職十
一年辛酉以主事從 欽差杜侍郎回籍辦山東團練
時值南匪竄入東境君謀守兼施賊不獲逞泊東省肅
清旋都供職沔陽署先後敘勞 記名知府以道員
用 賞戴花翎竝 加鹽運使銜同治六年出守池州
是時江南大定池州當兵燹之餘民生凋敝君旣任撫
綏休養八夜不遑十年丁父憂旋里服闋將赴選適故

人文質夫漕帥督漕清江招君襄辦善後事宜光緒丙子山東大饑流民集清江浦君於此時振撫流亡寢食靡暇精力告瘁又前在池州時積受溼熱至是宿恙復作逾年疾稍瘳又逾年疾竟不起年甫五十有三時王太淑人猶在堂君臨卒惟以不克終養爲恨云君性剛直居家則雍睦鄉里與人交未嘗面斥人過然亦不事阿諛身後生計蕭條人以是尤服其廉正棹田以光緒二年拜君清江旅次至戊寅春客遊大梁則聞君卒矣君生於道光六年九月十一日卒於光緒四年三月十四日娶于淑人同邑前臨朐縣學教諭元純女賦性方

嚴初歸時陳氏家門鼎盛既而隨宦京師隨宦江淮處
富貴若固有之晚歲家道益落獨以勤儉訓子孫子婦
或有過失必重責不少貸享年八十後君三十年而卒
光緒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也子三家澍附貢生兩
淮候補鹽大使家讓光緒十四年舉人皆蚤世家德出
嗣爲從叔父後女子四候選同知高鴻裁中書科中書
銜楊士珍翰林院編修田智枚國子監生王恩綸其婿
也孫渠曾候選縣丞曾孫汝鉉祖賡汝紱集曾卜以是
年八月丁丑合葬君於城北臥龍橋新阡以葆田與君
有舊乞爲銘銘曰

學雖優宦未遂江之南稱舊治淮之北迹所莅身旣勞
神亦頽嗟如君誠循吏善政多逸靡記銘厥幽達君志
慶有餘在後嗣

節孝于母何太恭人墓誌銘

于君壽之將葬其妣何太恭人於泐寧而疑其禮乃以
所爲太恭人事略屬葆田爲誌幽之文其言曰某不幸
八歲而孤先考 贈朝議公歿於世父湘山府君任所
世父時官南河裏河同知逾年命長兄富之扶櫬歸葬
故里今四十五年矣太恭人系出廣西平樂何氏外王
父諱彤然公次女也年十七歸我 贈朝議公事先大

父母以孝聞處娣姒無違言初遭 贈朝議公喪將以
身殉已絕粒不食三日矣聞世母言乃強起以撫孤自
許守禮不出戶闕課某兄弟甚嚴某既長以寄籍大興
應試不得志乃遵例納粟以通判分東河候補光緒初
年補東昌下河水利通判遂迎養太恭人署中明年大
吏錄河工績乃 奏請給予四品 封典某因爲父母
請 封贈如禮十四年太恭人卒於下河通判廳內寢
年六十有三遺命權厝涉寧城外比年倭寇內犯故鄉
在文登榮成間不時有警懼終不克返葬今將卜日安
葬於涉寧之某鄉某原子儻能爲文以彰吾兄弟之志

某感且不朽葆田曰太恭人懿行吾聞諸嫺黨久矣子
之言皆信而其不獲歸葬於先塋與 贈朝議公台附
則世俗之所怪也宜君之不安於心與抑考先儒朱子
嘗分葬其父母於崇安建陽矣事固有先我而行之者
君其可以無疑太恭人節行應旌表君奉慈教以命婦
不得以節旌門不敢自請於有司其達禮如此是可銘
也已銘曰

在道光世恭人之考持節來東得于君文詢其昆季識
異凡庸爰以子妻來歸于室成禮雍容袁江之側譬彼
柏舟中流忽斷死節猶易撫孤爲難先賢所歎四十餘

年卒致嘉祥象服雲雁亦有孫曾承歡庭幃童角方卯
恭從遺命考亭是則別葬建陽汶水文山佳城鬱鬱千
里相望銘以昭之千秋萬世毋敢毀傷

喜塔臘室宗室氏墓誌銘

安人諱□□宗室氏吾友伯義祭酒之次女而壽田總
憲之子婦也夫曰熙魁二品蔭生例得六品官故安人
亦例封六品命婦安人年二十三而爲婦於喜塔臘氏
年二十五而以產難卒光緒二十三年正月十四日也
是年夏予至京師求伯義爲先人書神道碑石伯義曰
吾次女又亡矣旣而曰子不可無文以傳此女初光緒

庚辰辛巳閒予嘗館伯義意園中伯義命其幼子偕兩
姊從予問字其幼子生而羸弱不及兩姊強兩姊中少
者又最慧安人也乃未逾年而幼子殤予遂辭去聞安
人與其姊亦不復讀書獨伯義時時教之習字而已及
己丑冬子來京師視伯義病伯義命兩女出見則安人
已長成矣比予歸涉南不二年則聞安人之姊歸某氏
者甫一月而病卒予亟以書慰伯義伯義復書曰吾幸
賴有次女在耳且言女之賢吾有幽憂則能曉譬之吾
偶暴怒則能順解之食不甘則親爲烹飪眠不熟則時
視寒煖吾病而未死實此女之孝所致非藥餌力也吾

鄉柯鳳孫太史鄭東甫比部皆與伯義爲至交亦嘗以書告予曰伯義夙好爲深夜之譚近因其女規諫又嘗鍵戶以待每夜深秉燭誦讀縫紉必俟其父寢而後寢今伯義歸亦少蚤矣予以乙未夏再至京師問之伯義左右信然當是時安人嫁有日矣嗚呼孰謂其嫁未久而遽歿也子疑夫天道之無知也久矣以予平生所遭如子季弟如康生志儒王生崇燕皆仁孝聰明而不得其壽豈昌黎所云造物者好惡固與人異心耶抑毋乃都不省記而一聽其生死天壽耶如安人者生則宗族媼黨無不加敬而歿則無不爲之隕涕也願獨不爲鬼

神所佑焉抑又何耶子聞壽田之言曰吾新婦孝謹與
吾妻尤相得至其相夫以正又有人所不及知者吾直
視之如子故過時猶不覺其悲傷嗟乎安人已矣子獨
無以塞伯義之悲耳雖然吾文苟傳也安人爲不死矣
銘曰

生帝宗歸巨室苗雖秀羌弗實父曰孝舅曰孝眾皆曰
賢在私屬無閒言更生有女信可傳壽耶歿耶歸諸天
鈕祜祿室杜拉喇夫人墓誌銘

夫人杜拉喇氏今河南布政使玉如方伯之德配也以
光緒二十三年五月己酉卒於河南布政使署內寢得

壽六十有六方伯悼之而慟手爲啟以告同人稱其孝
以事親慈以馭下儉以持己寬以待人又能貴賤豐嗇
始終一致皆婦德所難能也方伯爲今世聞人前歲葆
田遊河南以子叔弟官祥符知縣不敢輕事干謁方伯
聞予至獨先禮下之旣而出所著清華齋日記屬爲校
訂中有一則記官戶部時奉委監修舉場工故事承辦
司員例得節省銀是役可分四百金以語夫人夫人曰
今受此卽終身莫洗斯玷矣遂卻之同官皆莫知其故
嗚呼卽此而夫人之賢與方伯之刑於家其稱爲內助
曰孝曰慈曰儉曰寬舉無虛詞可知矣方伯敘夫人懿

行甚詳有曰同心黽勉四十餘年是可銘也已銘曰

易稱坤道无成有終夫人之先實駐蜀中十八于歸善
事姑翁侍養惟謹永無倦容姑邁危疾脫釵以治夫出
從公獨奉甘旨刀尺雜陳雞鳴而起百計支絀曰惟怙
恃嗣承嚴命隨夫入都日精刺繡以佐有無飢則陳饋
寒則具鑪非義勿取大德相扶夫旣通顯不改厥素温
飽何須勤儉猶故衣敝可縫食菲自足夙夜相戒保全
末路獨逢振助罔愛私財性喜爲善晚乃持齋衣冠必
正言語勿乖見魚則瞿乃見天懷是宜耄壽胡竟先逝
子孫失依僕婢垂涕丹旄西歸同心有淚我銘其幽用

昭來世

侯補知府舒君再繼配周夫人墓誌銘

前靈寶縣知縣舒君樹基述其先妣周太夫人之懿行而副以李二曲集及他物乞銘於葆田曰樹基少失怙賴先妣撫育教養得以成人以及服官皆秉慈訓不幸先妣於今春見背樹基既不克伸祿養若不得當代大賢表彰懿行以垂爲家範傳諸永久則樹基不孝之罪大矣葆田媿乎其言而又感君之意誠則返其他物而受其書謹卽所述而撰次之并系以銘其狀曰太夫人姓周氏父諱學泗山陰世族自曾祖以下遷居河南祥

符縣樹基父汝州君時官洛陽再喪其偶遂娶焉太夫人來歸時前室遺有子女五人撫愛之至教以讀書鍼翫則督責不少寬事君姑尤能曲得歡心在官署儉約如素日當是時粵匪捻匪嘗出入洛陽境內先府君方督軍黑石關扼賊衝一日城中食盡太夫人悉鬻衣釵以餵軍撫民卒得保全先府君擢陝州甫二年遽丁母艱凡殮殯葬祭之事盡哀盡禮太夫人實佐成之及先府君服闋補汝州後值光緒二年河南大祲明年春汝州饑甚城中積倉穀甚富然於例官不得私發必請於上官而後得振先府君時病甚不能省事太夫人曰事

急矣飢民數十萬方嗷嗷待哺何需爲且積穀所以備
荒官粟民食雖逕振何害遂議盡發倉穀而受代者旣
至有異辭乃竟竭私財補償焉所費幾數千金然其有
德於州民則多矣自汝州君卒後樹基兄弟姊妹婚嫁
皆太夫人所竭力營營始成也及樹基筮仕中州前後
任靈寶十年太夫人嘗慮其未悉民隱時時爲述先府
君政蹟至其忘身爲民潔己奉公未嘗不垂涕而道之
樹基以是倖免愆尤蓋狀之大略如此先是予叔弟補
官閔鄉與舒君爲同州有兄弟之好予嘗一至陝州過
靈寶始與舒君相見而未獲登堂以拜見太夫人其後

再與舒君相遇則予弟調任祥符而君方自孟縣謝事
復還靈寶任及是予來叔弟光州署中則聞太夫人歿
已數月矣君書又言韓歐爲文皆不肯苟於下筆然集
中碑誌獨多蓋人子有表揚其親之意則仁人君子固
不忍拒絕其言有足感者昔方望谿宗伯嘗論湯文正
公與李二曲先生之母氏皆以節烈著而李母猶不如
湯母之顯然則人子欲顯揚其親豈不視乎其所自立
哉予悲舒君之意故不敢以不文辭汝州君諱亨熙道
光壬辰舉人原官在任候補知府加四級 誥授通奉
大夫先娶任夫人繼娶張夫人子七祥基附貢生善慶

湖北宜城縣知縣嵩慶候補光祿寺署正岳慶候補守
禦所千總樹基河南靈寶縣知縣盛基分省補用縣丞
恩慶直隸候補府經歷孫十七人曾孫八人周夫人以
汝州君任內按次加級得從二品 封典 誥封夫人
蓋今 制云夫人卒於光緒二十五年二月庚辰距生
於道光五年二月享壽七十有五其承重孫鋼承與樹
基等卜以某年某月某日祔葬於奉化松林鄉汝州府
君之兆銘曰

生爲賢母歿有餘榮所遭多故亦不隕厥聲永廣其慶
子子孫孫何以銘之曰克媿德門

吳母沈宜人墓誌銘

吳生慶麟吾友何吟秋教授高第弟子也余聞其名於舒君敏之今年春余護叔弟之喪自光州北歸道出西華日旣暮生介敏之見余於逆旅與之語知其幼孤賴母教得以成立乃別去未幾而生遂丁母憂余以歸里不復得其息耗旣而余返河南生因舒君乞余爲母沈宜人銘幽之文余諾之而未卽爲生又偕其弟登堂叩頭懇請迄今蓋數月矣會余叔弟祥祭已畢檢友朋書牘得生所爲先妣事略乃敘次而歸之按狀沈氏系出浙江山陰先世業鹺商遷居河南許州宜人父諱廷枚

歲貢生選授原武縣校官已前卒宜人幼聰慧聞歲貢
君課諸兄讀輒從旁記憶能成誦事母王孺人以孝聞
咸豐中捻賊擾河南許當衝途寇警歲數至每城守急
宜人恆佩刃自隨或隨家人環守宅中并以待賊去幸
獲全同治九年歸吳君□□爲適室年二十有六矣吳
君以客遊習刑法家言爲幕府上賓宜人佐修內治事
君姑曲得歡心光緒丙子歲吳君嬰時疾宜人視藥治
膳日夜不懈四閱月而疾始瘳吳君後應河南守承君
聘奉慈親盡室至洛陽逾年遭兄喪太守君旋亦以吏
議去官吳君閒居不能無抑鬱宜人則兢兢支持家計

憂勞益甚遂得咯血疾十八年春吳君以疾卒當是時
上有高年老母下有諸稚孤煢煢無依宜人以一身當
其艱營葬事如禮又與姑同室居甘旨無缺凡數年姑
卒歛葬悉稱其財人尤以爲難始吳君性慷慨喜施與
宜人常佐成之雖貧窶弗恤也居恆輒身自教兒兒初
識字卽教以古今忠孝節義事宜人有女曰口姑生而
賢孝因母咯血疾久未瘳潛剗臂肉和藥以進母病良
已女未字而卒洛陽人上其事得請於 朝旌表如例
嗚呼卽此而宜人之教行於家者可知矣宜人卒於光
緒二十八年二月己亥春秋五十有八子男五長慶麟

鄆城縣學生有文行何先生極稱之次慶元幼殤次慶
彝慶嵩慶賢慶嵩今從余遊宜人之卒也慶麟慶嵩方
應學使者試宜人疾作命寄書勿明言俾得終試事蓋
望其子克承先志如此及慶麟等歸已不及視含斂此
其所以尤爲抱痛也與宜人本儒家女故深明大義其
生平所處皆爲人所難能嗚呼是可銘也已銘曰

古有陰教世久不行宜人婉順得自性生處約能享履
險彌貞事姑有則訓子有成神歸同穴氣兆佳城永世
克昌請視此銘

山西候補知府陳公繼室宋夫人墓誌銘

夫人漢陽宋氏父諱用中由舉人官山西左雲縣知縣
母江夏陳氏通經訓治家有禮法夫人幼承母教長而
好書能詩工繪事左雲公既官山西選婿得安陸陳君
歸焉於時年二十有七矣咸豐中左雲公以會試留滯
京都粵賊陷武昌漢陽夫人隨母避難之長沙長兄守
里門母夫人以疾終逆旅弟妹年皆齠齒倉猝中治喪
無違禮既而隨兄歸葬益撫循諸弟得父左雲公歡心
及歸陳君以不及事舅姑也遇舅姑忌日必潔治修饌
躬親佐祀久而益虔前夫人萬氏遺子女各二撫如己
出逾年生子鉉解語時輒教之識字鉉既長能徧誦十

三經皆夫人之教也其教他子女亦然光緒丁丑晉大
饑陳君知榆次縣夫人日僅一餐嘗齋戒禱於天脫簪
珥以助振事邑中富室爭應之事既集有餘金時巡撫
使曾忠襄公飭所屬振餘卽留爲津貼無庸報解夫
人語陳君曰振款多一分百姓受一分賜吾家若有餘
資且將出悉以蘇民困今幸有此數乃天所以成吾志
耳陳君用其言悉以八千金歸公雖負私累至數千金
弗計也是時夫人已連舉三子其次曰鎧曰鎮及庚辰
年幼子鏞生是歲陳君知高平縣事夫人曰兒輩久居
衙署易染習氣乃攜之歸里爲前室子鐸授室督課諸

兒讀而陳君伯兄有子釗幼失怙恃夫人爲之娶婦甫一年而釗卒復爲立嗣仲兄無子病革以嗣續爲憂夫人曰兄弟之子猶子也伯其無以爲慮卽以所愛幼子錡嗣焉凡附身附棺之具無弗周且備也又推陳君之意置祭田若干畝而以其餘贍族人平居操家政井井有敘豐儉高下在心鉤稽綢繆常使物力寬而有餘里居十二年親族中有婚嫁喪葬貧不能舉者必竭力扶助之無纖微德色其仁且賢如是比返晉又十年而卒先是嘗喪一子婦又喪一女意不能無悒鬱然其理內政如故癸卯冬十月家祭畢忽語子錡曰今日乃汝先

祖母忌日此後汝等宜謹記勿忘也明年春遂得疾以
四月五日卒享年六十有一子七鑄山西河東候補鹽
課大使鐸監生皆萬夫人出鉅縣學生五品銜分省補
用布庫大使鎧鹽提舉銜甘肅候補通判鎮四品銜大
理寺候補寺丞錯鹽提舉銜河南候補州同出嗣爲伯
父後庶子鐘監生女二長女壻萬承燮次女壻張比彭
孫男十一曾孫一宋爲漢陽望族五世皆中乙科夫人
之弟宋修平與葆田同歲舉於鄉而左雲公實與先大
夫爲道光癸卯鄉舉同年故葆田得悉夫人家世懿行
爲獨詳又與錯同遊河南相善也夫人因夫與子貴封

恭人又援例加級遇 覃恩晉封夫人其葬以今年口
月口日鐫自山西寄書大梁曰不肖兄弟謹奉父命述
先母言行大略願得銘幽之文以垂永久乃爲銘曰

宋爲殷後代有賢媛陳在前世久號義門懿惟夫人令
聞克紹在家稱賢詩詠集蓼來嬪作式式是義方陰德
及民後嗣益昌畫竹垂訓心虛節實子子孫孫敬守勿
失古稱江汜惠及小星封股有媵彌彰懿型耆年棄養
形歸異室銘以昭之德配尹姁

光祿寺正卿姚公元配張夫人墓誌銘

姚君晟年將葬其母張太夫人於祥符城新阡乃敘述

先德與母遺言介吾友舒敏之乞余爲銘幽之文其略
曰先太夫人系出錢塘張氏爲 贈光祿大夫副貢生
世棠公次女生於金陵僑寓生八月而世棠公見背依
母王太夫人與兄其昆以至於成人咸豐三年粵賊陷
金陵太夫人時年十四奉母逃避日匍匐十餘里閒伏
邨落得兄其昆往接乃脫險至河南又十年歸我先公
侍先王母疾十餘年如一日先公以知縣分發河南光
緒改元左文襄公調赴新疆隨我舅氏張勤果公赴前
敵積功洊保至道員六年庚辰卒於阿克蘇軍次奉
旨追贈光祿寺正卿照鹽運使賜卹予祭葬廕一子爲

知縣時晟年等皆在襁褓太夫人上事姑中營家計下撫子女含辛茹苦幾三十年完婚嫁成功名使晟年兄弟稍能自立者蓋心血亦爲之罄竭矣及病亟遺命卽葬於河南晟年兄弟三人女兄弟二人長卽晟年次耕年山東縣丞三耆年直隸知縣爲叔父後女婿無錫秦輝祖光州凌敏中姚氏世葬金陵紫金山今卜於某月某日安厝於是太夫人遺命不敢違也葆田曰昔朱子葬母祝碩人於建陽崇泰里後山鋪東之寒泉鳴蓋不與父合葬其作韋齋先生行狀云葬於崇安縣五夫里之西峪山地勢卑溼懼非久計乃卜以某年月日遷葬

於武夷鄉上梅里寂寞山峰之北行狀作於慶元五年
明年而朱子卒其果遷與否後遂莫攷嗟乎古今時勢
不同禮制亦異孔子曰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
合之姚君誠有不慊於心他日能如朱子自爲遷墓記
序其事以告後人可也爲之銘曰

昔歐陽文忠之銘謝夫人云京口之原土厚而堅骨肉
歸去兮魂氣升天何必故鄉兮然後爲安惟姚母有遺
命兮子實守之是謂能賢其地山蒼而水深洵乎居之
可樂兮吾亦曰然

胡母凌恭人祔葬墓誌銘

胡君友芬佐予叔幕凡六年與葆田交尤善嘗敘其
太夫人懿行欲得予文以爲壽曰吾母凌太恭人爲錢
塘望族幼從外大母讀熟女誡女範諸書外祖知白公
蚤卒外叔祖桐生公司鹺務舞陽母子依焉先大父時
官舞陽聞其賢聘歸先君爲冢婦事舅姑尤得歡心先
大父卒於官先君以縣丞需次河南旋遭先大母憂家
日落吾母竭力搯拄佐以女紅先君服闋後分汝州差
委幾十年嘗權知伊陽縣事得民譽適丁丑年大祲因
辦振積勞卒差次家益不支吾母命友芬兄弟棄儒業
習申韓家言以謀生母性慈仁雖貧喜施與待宗族尤

篤友芬有叔父母皆依吾母成立終身嘗謂諺云老嫂比母今嫂氏撫我雖慈母不及也叔無子以友芬季弟友萱爲嗣光緒甲午吾母年六十友芬兄弟在原武稱觴爲壽今七年矣預計甲辰歲吾母壽屆七旬敢乞先生一言張諸屏以佐觴旣而曰吾母知友芬兄弟將有是舉訓之曰此無益妄費也何如節省用置祀田以其餘贍族人不亦善乎是歲光緒二十七年也會是年冬予弟歿於光州任所其身後事賴胡君與二三友人相助爲理乃胡君歲暮忽得急報太恭人病發滎陽遂星夜馳往省視比至而病已痊愈母子相見驚喜交集時

胡君叔弟友薰館滎陽實迎養太恭人奉事惟謹於是
胡君以明春仍返光州而葆田已護喪歸山東及子再
來汴則聞太恭人以六月初四日歿矣享年六十有八
越月得胡君書屬爲銘幽之文曰吾母不得子壽序今
乃易爲墓誌也痛可言耶葆田聞其言而悲之因許爲
銘逾年以所述行狀至則與子前所聞略同而是時友
薰方佐開封守石君幕復踵門泣求曰先妣祔葬有日
矣惟先府君歿時友薰兄弟幼不克表揚先德嘗聞太
恭人言府君至性過人少以孝稱及宦遊數年隱慮民
生疾苦絕不爲子孫衣食計故歿後家徒四壁幾無以

爲歛聞者咸爲泣下生平嚴於自治不苟取與家人偶
有拾遺布者聞之立命送還原所曰安知失物者不因
此弗堪耶叔祖父病歿山右身往迎喪歸有祖姑母孀
居迎養於家事之終身其司讞汝州也每鞫一獄畢輒
步庭院中思索曰懼其稍有不平也府君諱□□字□
□布政司理問銜候補縣丞卒年四十有四 敕授儒
林郎 誥贈朝議大夫凌太恭人先 封安人 晉封
恭人子四長友蘅蚤卒次卽友芬次友薰又次友萱也
銘曰

胡爲大姓世有顯人舞陽而後兩世清貧官雖不達亦

有令聞恭人來歸克配德門曰孝曰慈以嚴教子子孫
林林乃多受祉惟此幽宮實安實祀汝濱興歌桐鄉是
似

曹母節孝碑陰記

曹節母馮氏父喬灘之花園莊人歸同邑曹克順季子
光國時年二十有三未歸時夫已有疾八年矣或曰癩
也既歸知夫病將終不起乃請於舅姑以夫之兄子爲
子撫育之夫臥牀褥藥必親嘗而後進年餘夫卒事舅
姑曲得歡心家故貧恃紡績以爲生及兄弟議析居獨
請與舅姑同爨終其身克盡孝養舅姑歿時年皆九十

有餘歲時祭祀必恭必慎持家勤儉其後漸致豐裕於
戚黨饋遺無吝色尤喜爲子孫道先世艱難事門以內
整肅嚴明秩秩如也光緒十九年有司上其事禮部議
準旌表如例所撫子名述正孫一曰清亮曾孫二曰
守倫守純節母至是年八十有二矣鄉人議立石以表
懿行其宗人緘三手某君所敘事略屬予爲記予嘗讀
詩至芣苢傳者以爲此草宜懷妊故言采采者非一辭
而魯韓兩家則皆謂此詩傷夫有惡疾而作也言芣苢
雖臭惡猶采而不已者以興君子雖有惡疾我猶守而
不離去也至列女傳更實其事以此爲宋人之女嫁於

蔡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終不聽而作此詩君子曰
宋女之意甚貞而一也若曹節母者非獨其貞可稱乃
其深明大義於夫在立嗣時固已知所見遠矣卒能節
孝兼全以婦代匱起家勤儉孫曾林立謂非天之所以
報其節與嗚呼士大夫謀人家國於國統將絕之時不
能先事豫籌甚至喪節辱行以唯阿取容者視此可媿
哉光緒二十五年春正月撰

先府君事略

府君姓孫氏諱福海字鏡寰一字補堂本諱榮衮以寄
籍宛平改今諱嘉慶十四年九月初五日生於榮成縣

不夜邨邨卽古不夜城府君嘗爲文記其山川形勝者也孫氏始居不夜者曰九旺公至四世國學生彥章府君諱文盛當乾隆中葉以開墾朔方致富有貲數萬喜施與朔方人號曰孫善人至今婦孺能知其名字後卒歸榮成及見元孫五世同堂事載榮成縣志是爲府君曾祖祖諱如維考諱苑翔皆縣學生後皆 贈朝議大夫妣劉太恭人生子五府君其季也幼時體羸弱如不勝衣劉太恭人治家嚴諸子婦少不當意卽被譴呵府君獨事事得父母歡心十歲就外傅好學甚力年十七丁劉太恭人憂哀毀甚年十九 贈朝議公卒府君愈

哀痛不自勝終喪於禮無愆時家人以丁口多議析爨
府君固諫不從乃卒異居然自是終身衣食必與諸兄
共其後兄嫂或繼歿諸子十餘人皆受教養恩與同居
無異服闋補諸生爲學益勤嘗讀書古寺中終夜不寐
又以僻處東隅無可問業者乃獨行入濟南肄業濼源
書院七應鄉試不獲雋兩試優貢一與選拔試皆瀕得
而終失之因棄去改入順天府宛平籍道光二十三年
癸卯科鄉試中式第一百二十六名舉人五上春官不
第庚戌科會試後就揀選知縣先是府君以應試宛平
受知鄆州高公後公由宛平遷南路同知洎調署保定

府知府皆從其遊以是衙署積弊及民間利病無不洞
悉其原委咸豐二年改歸山東原籍以知縣謁選吏部
三年春引見奉旨發往湖北以知縣用是時值粵
匪連犯湖北郡縣多失陷府君爲巡撫張公條陳事宜
數十甚見嘉納洎張公調任山東恆稱道不置總督吳
文節公因張公言留諸幕府深資參議是歲後九月賊
犯武昌城中兵民且乏食府君身率健卒縋城出至蒲
圻縣界迎饗銀五萬中途又以便宜發練卒禽賊百餘
名時圍城內大小官員二十餘人府君獨守保安門保
安門武昌城東南門也文節公嘗因巡視見府君天寒

尙未服裘乃自取狐裘以贈及賊東去大軍尾其後府君視軍中糧盡因勸民出糶米得數千石以濟軍食文節公偉之擬奏其功未果四年春正月文節公殉難黃州府君方奉委赴黃陂聞耗乃大痛遂成危疾艱險中往往見有神人扶持事甚奇不可解是年夏奉委署隨州事六月武昌陷時大軍駐德安糧臺在襄陽隨州適當衝區奉文增設驛傳備辦軍器秋八月武昌克復以隨同官軍出力 賞加同知銜十二月卸事五年武昌重陷隨大營駐德安冬十月署穀城縣事六年冬襄匪起事時提督某君防賊於外其標兵以軍饟不繼欲爲

變府君多方鎮撫乃假貸以濟之兵卒以輯先因捐助
軍饟部議以同知卽用七年春正月卸事去後百姓立
碑頌之是時巡撫胡文忠公尤重府君名夏四月委署
漢川莅任甫一月政聲大起是歲旱蝗爲災江漢諸郡
殆徧獨漢川有蝗不入境之稱會部議以前署穀城任
內有失守地方革職留任旋因搜捕出力奉 旨開復
原官八年夏粵賊再犯湖北連陷黃安麻城等縣武漢
戒嚴府君已卸任專辦民團旋入武昌讞局屢辨疑獄
無辜獲全者甚眾秋八月委署天門事天門本湖北名
邑自兵燹後迭經水患民生無聊府君爲興修鍾祥獅

子口隄隄成幾萬丈百姓賴其利先是邑中徵冊陂焚
胥吏因緣爲姦府君乃爲書數千言上宮保胡公力陳
錢漕積弊竝請核辦文忠公從其議府君在任將三年
集眾安民興學教士一以實心行實政天門人愛戴之
尤甚於穀城漢川兩邑也乃卽文昌閣旁爲府君建立
生祠十年秋八月歲歉大府因軍需孔亟錢漕不允報
緩十一年春以催徵不力 奏參革職屬鄰封不靖書
夜籌防竝用練兵克復應城夏四月卸事府君自癸丑
揀發湖北至此九年所至皆力爲儉約官俸外誓不名
一錢旣罷官乃借居城外又自築小樓三楹以居有亦

愛樓記及記夢等篇同治元年 恩詔豁免州縣未完

錢糧二年夏奉部議開復原官時先爲巡撫嚴公參佐

軍務嗣因全楚肅清 賞戴藍翎五月署漢陽縣事縣

有鎮曰漢口荆湘吳豫之閒一大都會也值中國與西

人立和約中外趨商者日益眾府君遇事持正大利不

爲回威不爲怵諸西人亦畏之如官府嘗有西人殺人

府君移牒各國領事必欲得其人論抵至大府爲之請

緩府君持不可訖去任乃罷又因漢鎮無堡砦居民頻

警寇患乃建議就湖邊築堡起礮口至沙包

皆漢口地名

長

一千九百數十丈以告郡守鍾君由節相官文恭公

奏聞報可於是庀材鳩工堡成而民利之事無大小皆
立子判決明強尤非他人所能及日未出卽坐廳事閱
文書夜分不懈斷訟日或十餘案有某總兵者故由賊
渠中投誠者也使其私人爲商於漢口而置石篋中乃
誣居停竊銀計贓逾數萬府君驗其篋非漢口石執以
爲誣將治其罪詞甚厲會某總兵自他所至乃引服人
以是服其公署漢陽之明年大軍克復金陵是歲供伺
湘軍遣還過漢者以數萬計四年夏六月卸事以籌堡
功 賞加運同銜秋九月署鍾祥縣事五年夏盡室抵
鍾祥冬十一月賊渠任柱賴汶光率眾數萬由豫寇楚

藺黃安雲夢等縣以犯安陸至則陷天門尋趨鍾祥縣南之曰口謀西上阻漢水不得渡遂分隊窺郡城時賊倉卒至居民恒懼恐不保太守覺羅同君與府君謀竭力爲守禦計太守曰吾等妻孥在此亂人意奈何府君曰民室家皆保城內義當與共之某已戒家人無敢去太守曰然於是戒居民無出奔募壯者爲團勇合城中兵二千人自太守以下官紳悉登陴府君夜草羽書敵樓上馳諸路求援目不得交睫者五十餘日會巡撫威毅伯曾公駐德安檄總兵伍維壽顏光杰率騎兵來援與賊戰縣南護城隄外顏光杰死之賊稍引退無何伍

軍以援勦東去城益危且乏食居民洶洶夜譁欲走或謂可縱之出府君急止之曰今方暮夜城門一啟事立去慎毋聲久之眾亦定而是時總兵劉維楨提兵在棗陽太守與府君合謀遣楊訓導承先往求援越五日至擊賊勝之會諸軍益集賊懼乃東走逾數日淮豫諸軍自東逼賊賊復趨郡城城中礮擊之賊知有備乃退遲日劉公銘傳以兵萬餘人至賊遂解去六年正月又自棗陽南犯繞郡城趨白口浙江提督鮑公與劉公合兵數萬躡其後軍至安陸以雨雪次郭外雪霽追賊至京山之永澗河大破之賊始大奔北遁厥後賊餘眾復至

不得遲而去先後購備兵械儲峙薪炬之屬及供億諸
援軍芻糧犒賜費逾數萬府君由此遂負官累萬餘金
當城守時賊飄忽去來不常郡城兵力寡弱府君數以
奇計白太守潛兵縋城出不意擊之屢有俘斬賊爲引
卻巡撫曾公以戰守績上於 朝得 旨賞換花翎俟
補同知後以知府用是年秋漢水潰鍾隄偕當事勸修
完工及籌辦振濟事邑人立碑紀其績七年秋七月卸
事是後爲鍾祥官累屢奉檄文嚴催府君乃上書大府
請援案報銷迄未允復有上何方伯一書自敘歷年宦
況八年夏署蘄州九年春卸事自是賦閒三載十一年

春題署遠安縣知縣格於部議遂遵例引見以十月
回鄂十二年春二月署興國州事興國接壤江西商賈
輻湊民情素號難治府君德威竝用民大悅服十三年
夏四月卸事光緒元年春赴崇陽辦茶釐事竣回省垣
季秋之初遽患痰喘入冬後疾漸亟猶日夜閱書史與
友人論文神志弗昏弗亂竟以十二月初四日卒於省
寓年六十有七元配王恭人生子一棨源附貢生同知
銜指省江蘇試用知縣繼配于恭人生子三棨田同治
甲戌科進士刑部主事叔謙癸酉科舉人季咸癸酉科
拔貢府君宦遊湖北二十有三年前後歷任八邑皆有

惠政卒後百姓聞之咸泣下生平持身廉而待人獨厚於親族故舊調恤備至遇寒士尤樂爲援引教之植身修行疊疊不怠人有一善必稱於眾有不善必規勸使其改悟居恆以勤儉教家人以讀書孝友訓子孫日記有云宦場中無事時當伏案看有用之書不獨多見道理且能將古人閱歷世事人情如親受命又云上憲素重我有所言則直言無隱否則待問而後言然亦視其事之輕重何如固不可失之冒瀆亦不可失之模稜故府君當官未嘗不直而於人無忤言處朋友尤能久敬雖困約遇人未嘗言貧終其身如是嘗謂處憂患而不

能樂道必非知命之士故在楚既久未嘗有所私謁於人晚歲所遇恆多沮抑人或爲府君惜而府君處之泰然及卒貧不能成斂行篋惟書萬餘卷畫數冊端硯一方硯爲黃莘田十硯之一府君得於武昌市上城陷時幾再失之李香雪觀察爲作硯劫歌府君嘗有次韻詩梓行者是也府君幼時所爲文率皆散失宦遊後有之遊錄三卷皆余伯兄所隨錄原稿亦多散佚不全公牘則存者尤少自鍾祥後乃稍爲詳實然皆在任日少故所作亦遂無多始府君居直隸時嘗有寄兩兄及兄子書皆規勸語其詞絕深痛見者莫不感泣故府君孝弟

之稱宗族鄉黨無閒言然府君尤以不得祿養爲憾每憶及幼時事輒泣下不止人以爲終身之慕惟府君不媿云自興國卸事後所負官累尙餘四千數百金旣卒乃由軍需局報銷核準其他服官行蹟葆田兄弟隨侍日鮮深懼有美弗稱不能以傳後世府君以同治十二年署興國州遇 覃恩授朝議大夫光緒元年葆田官刑部主事遇 覃恩加四級得 晉封中憲大夫府君有子四人卒時惟長子葆源侍餘皆旅遊京師於卒之明年二月始奔喪至楚旣以貧故不能歸乃悉出先世圖書分別出售以爲歸葬資嗚呼生不能一日養歿不

能以時葬葆田等尙復何以爲子何以爲人詩曰無父
何怙葆田乃今而爲無怙之生也天乎痛哉男葆田泣
述

先妣于太恭人事略

嗚呼惟我顯考府君以光緒元年冬十有二月丙寅卒
於鄂城之館舍長子葆源視舍歛如禮明年正月訃至
京師不孝子葆田及其叔季兩弟星夜奔喪武昌以貧
故不克舉葬事其年夏六月吾母于太恭人率諸孤扶
喪而歸秋八月行抵灘縣遽遭危疾諸孤蒼黃祈叫乃
相謀移養入城九月戊辰太恭人卒於旅邸嗚呼哀矣

酷矣天降罰於不孝子乃使之永爲無怙無恃之人矣
於是諸孤旣昏迷失次顧念貧無力歸乃以其年十二
月奉先柩權厝於濰縣城北臥龍橋之原其明年秋季
子咸居倚廬中以毀疾卒是年冬長子葆源歸榮成又
卒嗚呼益酷矣吾父母而有靈其含痛於九原之下爲
無窮期矣不孝孤葆田旣自傷奉養之不逮又惟死喪
頻仍惴惴焉大懼朝不謀夕乃思述先德以乞銘於當
世有道君子用志前徽而哀不能文越月踰時以至於
今四年矣於時葆田旣釋服會叔弟迎家屬至京師追
惟前事中夜與其家人泣嗚呼痛何極耶太恭人文登

于氏考諱學泉仕爲浙江富陽縣丞妣楊孺人太恭人幼孤在父母家兄嫂無閒言年十九歸先府君爲繼配不及事舅姑時府君兄弟雖析爨然家室視同居無異府君歲時教授所入恆先供世父用而以其餘遺太恭人太恭人克成斯義事諸妯尤盡誠敬其後府君宦遊數歲太恭人獨留里居諸世母咸樂就太恭人時時過從歡語竟日至如諸子婦咸來爭代操作見者幾莫識其異居也故太恭人卒後訃至里中無內外長幼聞之咸哭失聲自府君以寄籍宛平舉道光癸卯順天鄉試後或丙三四年一歸家居率不過數月道光丁未叔弟

謙生咸豐辛亥季弟咸生是歲府君送伯兄應省試其
年冬遂入都越二年癸丑揀發湖北自是迄十餘年府
君未嘗問家事獨太恭人以嚴爲慈撫不肖兄弟教養
備至遇先大父母生卒忌日必躬治祭儀使葆田等奉
至祠室以享以徹必恭必慎葆田兄弟旣長成延師訓
讀其饌食必親視雖子婦在側不使代曰兒曹但知敬
師則不枉吾辛勤矣猶記葆田七歲就外塾每雞鳴太
恭人輒呼使起家唯一婢太恭人嘗手自取火然鐙促
婢治盥具俟葆田盥畢爲櫛沐黎明送至門外視其入
側塾乃返葆田朝夕歸餐必問所讀書成誦未卽成誦

則喜及葆田庚午登鄉薦太恭人聞捷音喜甚久之乃謂諸婦曰是子幼頑且多疾吾嘗抱而膝行心力爲瘁他日葆田聞諸其婦泣下不可止嗚呼父母鞠育之恩人子固不能盡知有如斯耶同治丙寅府君攝篆鍾祥時季弟生且十有六歲矣葆田兄弟念違侍吾父久晨昏滋懼乃奉太恭人命盡室抵安陸未數月而擒賊人至府君登陴固守太恭人獨以義教家人毋恐且曰城卽破吾家猶不失爲忠節厥後城亦卒獲保完府君諱福海其居官行蹟具詳武昌張先生所爲誌銘子四人長子葆源實王太恭人出二歲而孤育於外王母太恭

人視其成立娶婦抱孫慈愛或過於所生太恭人性仁厚御僕婢寬而有法周睦族媼無不得其敬慕晚歲與媼戚柯孺人尤相得旣沒柯孺人哭之哀謂不肖等曰吾見爾母温慈惠和一出於至誠事事與吾先孺人相似今不可復見矣柯孺人好學通書史亦僑居濰縣太恭人疾革時孺人適至太恭人言我一生艱苦惟能善忍今止此命也不孝子棣田泣問吾母寧有遺恨乎曰無他汝季弟體弱極可念耳少頃又曰汝兄弟善承先志慎勿失和氣也嗚呼不孝子以剛愎常隱貽父母憂猶冀有弟及兄相保相勉豈意吾母沒未踰歲而吾伯

兄季弟竟相繼以去而先府君自初病至終不孝子遠
離京師憎焉無聞獨我太恭人言猶在耳而又不能以
身救兄弟之喪痛乎此罪將安贖乎太恭人先封宜
人 晉封恭人光緒元年葆田官刑部主事遇 覃恩
加三級得 晉封太恭人生於嘉慶十七年二月十六
日卒年六十有五嗚呼喪矣亡矣所謂窮天下之聲無
以舒其哀盡天下之辭無以傳其酷矣不肖孤之所爲
泣述先德者亦如是而止矣嗚呼痛哉光緒六年七月
望後男葆田述

草廟新阡記

嗚呼惟我顯考府君以光緒元年十二月丙寅卒於鄂城之館舍長男葆源視含歛明年正月訃至京師不孝男葆田及叔季兩男星夜奔喪武昌以貧故不克舉事其年夏六月吾母于太恭人始率諸孤扶喪而歸秋八月行抵濰縣遽邁危疾諸孤倉黃祈叫乃相謀移養入城九月戊辰于太恭人卒諸孤既昏迷失次復念貧無力歸乃以其年十一月奉先柩權厝於濰縣城北臥龍橋之原明年秋吾季弟居倚廬中以毀疾卒又附葬焉是年冬吾伯兄歸榮成又卒嗚呼天降罰於不肖子既使之無怙無恃又喪其一兄一弟痛何極耶顧惟大事

未畢偷息人閒歲月易邁至於今二十年矣適會 國
家多故榮成故里爲島夷徧處念先人奉厝此地懼終
不得正首耳乃與叔弟同心協卜以今年十月己丑改
葬於城南草廟莊北阡竝恭迎吾前妣王太淑人靈體
至灘合祔於是楹田旣躬求伯希祭酒正題墓碑乃敬
敘先代爵里世系刻之碑陰爲金石變例云府君諱福
海本諱榮袞字補堂榮成人由寄籍宛平縣學廩生舉
道光二十三年順天鄉試咸豐三年揀發湖北以知縣
委用歷署隨州穀城漢川天門漢陽鍾祥縣蘄州興國
州事政績載各州縣志 欽加運同銜 賞戴花翎

誥授朝議大夫卒年六十有七曾祖考文盛太學生樂善好施五世同堂祖考如維考苑翔皆縣學生皆贈

朝議大夫妣劉太恭人元配王恭人繼配于恭人今皆

贈淑人子男四葆源附貢生同知銜江蘇試用知縣

葆田同治九年舉人十三年進士叔謙同治十二年舉

人季咸同治十二年選拔貢生孫男紹宗榮成縣學廩

生詒燕太學生中書科中書銜昌燕太學生當是時叔

謙官河南武陟知縣在任候補知府 欽加三品銜恭

遇 覃恩考妣皆 晉贈如禮故今塋域墓碑悉用三

品儀制嗚呼不肖子以直道引退忝竊時譽荷蒙 聖

恩褒嘉許爲篤行紳士而環顧身世忠孝兩虧惴惴焉
大懼不克守先人清白遺教今遂流寓此邦後之人其
尙念諸男五品卿銜前刑部學習主事選授宿松縣知
縣調署合肥縣知縣葆田謹記

甲申正月告先墓文

男不孝生年四十有餘於父母在時未嘗盡一日之養
往歲奉吾父靈輻至此遽罹吾母大故以貧窮之由遂
權厝於斯其後吾伯兄季弟相繼去世不孝子有深痛
焉顧所以隱忍苟活者念父母魂魄未安又一家十數
口無所依歸耳前年秋因刑部學習期滿請改知縣今

已選授安徽宿松將以是月十日辭墳墓前往赴任嗚呼九江之旁吾父母生前實嘗遊此地今是邑也去蘄州不二百里子欲養而親不在此恨亦曷有窮期然男迂愚之性自問終難諧時苟賴神靈默佑廉俸所入稍清夙負得奉吾父母以永安窀穸卽當退耕故園教子弟守分讀書不敢復貪仕進天地鬼神實式臨之謹告書貞烈唐大姑事

唐大姑清苑人父殿華前湖北來鳳知縣母□氏大姑性幽靜幼誦女訓孝經明大義尤能得父母歡心年及笄許字今開歸陳許道陸兵備襄鉞長子永棠永棠聰

穎善讀書初應童子試輒冠其曹尋得咯血疾光緒三年九月不祿大姑聞耗則絕粒盡脫簪珥父母曉譬之大姑泣不止母曰孺人曰貞孝一也節與烈孰重且爾父母老矣爾何能遽死因遣使與陸言許其過門守志大姑乃勉進米食戚黨義其行以貞孝聞於 朝特予旌表時大姑年甫十七又逾歲母病篤大姑晝夜侍疾無怠容及病危則刲臂和藥以進母卒不起大姑號泣謂侍媪曰曩所爲隱忍苟活者徒以有老母在今若此豈非天哉伺母歛畢遂避人投井中家人覺急拯出之奄奄一息竟以光緒五年四月十二日死距永棠歿時

猶未三年也於是舅姑迎其柩歸與永棠合葬於咸寧城南爲立子以祀如禮

論曰明歸熙甫氏著貞女論謂女未嫁而爲夫守貞爲不合於先王之禮後儒多辨其失 國家定制貞孝節烈竝予旌表所以勵風俗厚人倫者至矣唐大姑旣以貞孝聞宜若可以無死而乃於母終後自成其志其亦可謂皎然不欺其意者已嗟乎士固有慷慨自命一旦遇變失節遂忍恥偷生以貽羞於當世者彼其初亦何嘗不希附名義哉大姑處此計之已熟故以一死全其孝曰賢也與曰智也與予爲之傳蓋尤不忍沒其從陸

之志嗚呼烈矣

書單節婦立嗣事

節婦單氏高密人父諱□□幼有至性十歲時大母失明輒隨家人侍左右跬步不離年十七歸同邑胡□□爲妻事舅姑曲得歡心胡故貧家徒四壁婦以紡績佐夫讀無違言越八年生子女各一而夫亡其侍疾尤爲人所難能旣而一子又夭舅姑相繼歿乃歸依父母居父晚年多疾飲食湯藥皆親理兄嫂請代弗許母寢疾數月轉側須人一以自任家人竟不知勞兄嫂皆自媿弗如也女旣長適人亦蚤寡有子二旋亡其一女痛不

欲生戒之曰爾今尙有一子視我當時何如者且爾舅姑尙在爾不自惜是老弱者將誰屬乎初依父母時有伯兄同居蚤夜操作勤苦逾恆兄或勸其少休則戚然曰吾以釋吾痛也且亡夫無嗣今貧無立錫地誰肯以子繼者吾意欲勤儉居積薄有所蓄或者立後稍易則胡氏血食藉以不斬耳其後卒如所言爲夫立嗣嗣子曰椿節婦守節□□年光緒辛卯邑人上其節行有司得旌表如例又數年爲立石道左棗田與節婦冢弟之子庭蘭遊爲書其事如右

論曰昔人問立孤與死孰難或對曰死易立孤難耳觀

單節婦之矢志爲夫立嗣及教其女撫孤承志不誠爲人所難及與單君敘其姑居家事親皆庸行獨其黽勉自矢以勞致亨卒償其志俾胡氏絕而復續在易有之坤道无成而代有終如節婦者可謂不匱矣嗟乎忠孝一也士大夫食君之祿而昧於託孤大節者其知所媿哉

祭樊生文

嗚呼茫茫大造亭毒羣生生者如麻死者如螢其開天壽竟亦何憑我欲問天天乃冥冥嗟乎少筠萬無可死胡爲英年遽至於此天耶命耶予哀莫止又思子季非

獨痛子昔我先母臨終遺言汝季多病汝爲子憐小子
聞命泣涕汎瀾季弟仁孝其必無患嗟予不肖飢寒奔
走受命無幾兩弟分手驅車南來其歲丁丑誰與是因
生之元舅當今韓范尙書李公憫我孤客納我幕中曰
予甥樊教學相從生始受學有睟其容相從兩旬遽來
告疾云昔咯血勞不勝質吾聞此言警憂以恤心念子
季獨念家室月惟孟秋生旣整驂言歸省母將謀旨甘
我送生別噩夢頻占家書忽至不敢開緘星夜馳歸遑
顧蹉跌入門驚呼予季已訣有棺在堂椎心泣血永負
慈命一痛欲絕叔弟來勸宜勿過傷善保遺體以思顯

揚如何不弔天降多殃伯兄在里孟冬遽亡不肖聞訃
方寸皆亂如喪家狗東西奔竄思惟孤寡救死誰援忍
恥偷生復來河汴生有叔父一見致詞云生可喜郎官
爲比暮春來至有牡駢駢寸草有心願報春暉誰謂昊
天禍福靡定朝來汴中夕攫疾病臥榻沈緜藥餌無應
我再往視未敢云命嗟嗟子之生世二十五年一朝辭
去孰謂非天有女無子後嗣奚延尙有慈母白髮憂煎
嗟我與子投分甚淺愛子聰明才氣今鮮矧我所遭比
年運蹇感此心傷有淚加泣是月朔吉時將加申夢子
來別言詞逡巡醒後驚叫彷彿如眞旣傷子季益痛少

筠鳴呼乾坤何靈鬼神誰統人生兩閒如氣之霧胡古
胡今孰真孰夢一官誤汝李公斯言何慟我更寫此以
抒我哀臨風設奠百感中來願子來生無復爲材天穹
地迴嗚呼痛哉

祭陳吉農文

我昔見君於漢之陽君實銜命往服衡湘我父宴客
延君後堂我時侍側樂且無央君顧謂我勉爲文章身
修名立乃克顯揚敬聞此命願學負牆送君江涘風寒
雪雱一朝睽隔南北相望衡峰迴雁歲易九霜君忽抱
疾歸老帝鄉我上春官君病在牀聞我登第喜迺欲狂

秋曹末秩後先分光君有賢子嗣君爲郎與我往還舊
學是商曰世太平家有餘慶相期努力器成圭璋如何
昊天遽降凶殃我父棄世訃告倉皇星夜奔鄂兄弟同
行衰絰在身忽聞君喪道遠疑訛北瞻彷徨扶櫬東歸
中途靡遑胡天不弔迭降弗祥又失我恃菽水誰嘗乾
坤傾覆日月昏茫哀原抱痛瞻望彼岡子季子兄相繼
偕亡人生到此天命何常駟隙易過蟻羣自忙重來京
師萬事滄桑嗚呼君今歸矣故土形藏我父我母迺殯
他方嗟予小子中懷感傷不死而生年已逾強追惟往
事摧肝絕腸感君一言永矢弗忘設祭棺前辭媿弗莊

君如有靈丹旆來翔

祭朱肯夫先生文

維光緒九年三月二十八日門下士孫葆田謹以清酌
庶饘之奠遙祭於座主 清故詹事府詹事朱先生之
靈曰嗚呼先生去矣吾黨將安歸邪昔在先人之喪予
小子匍匐無依先生爲求孫琴西太僕曰是吾庚午所
得士百四十人中獨能羸解文詞葆田以此受知太僕
卒歸先人靈輻而尤心感乎先生之殊知往歲先生視
學入蜀恨不能負笈以隨中閒嘗兩奉手諭所亟論者
西北邊陲要務與近代講學家一二經術大師蓋深憂

葆田之孤陋廢學而終甘棄遺曾幾何時而先生遽易

簣於斯

初稿作太僕既歿而先生繼之係當時傳聞之誤

痛哲人之云亡奄一

去而莫追茫茫斯世知己復誰嗚呼如先生之志事其能傳與否猶未敢期而況葆田之偃蹇無狀能不感念疇昔爲之臨風而涕洟嗚呼哀哉尙饗

祭李文正公文

惟光緒二十三年八月戊午朔越祭日己巳門下士孫葆田謹以清酌庶羞之儀致祭於 誥授光祿大夫晉贈太子太傅文正夫子之靈曰嗚呼公今逝矣天下事尙可爲耶 朝廷以司馬君實待公而公竟不獲少

延歲月以有補於時耶歎梁木之忽壞悼哲人之云萎
蓋上以爲天下痛而下亦不僅自哭其私今夏五月小
子自河南趨視公疾荷公再三納見於緇帷語及當時
之多故未嘗不涕泗而齋咨及小子叩別而東公謂尙
可重晤乎蓋深歎賜來之何遲小子吞聲飲泣謂天必
保佑我公願公強食而就醫嗚呼孰謂天不憇遺一老
而師弟子亦自此永遠爲訣離昔蘇子瞻之祭歐陽文
忠以爲赤子無所仰庇朝廷無所稽疑斯文化爲異端
而學者至於用夷彼北宋熙寧之世雖賢姦竝進其事
勢似尙未至於斯嗚呼今則不幸幾親見之矣子瞻不

又云乎君子以爲無爲爲善而小人沛然自以爲得時也方去歲之冬公再奉命入贊綸扉小子狂簡輒寓書以賀爲規謂進賢退不肖者宰相之職而君子小人宜慎辨於幾微在明道之君子爲國家培元氣而言利之小人足爲天下開禍機公不以所言爲謬而獨惜其不復出以備驅馳嗟嗟隸公門下者多矣其能繼公志事者爲誰當公在日世或以茶陵相訾其知者以公爲保全善類而不知者猶疑公爲進退委蛇迄今蓋棺論定雖強戎走卒亦其信其名節無疵念小子自忝列門牆山今追昔二十有四年於茲當甲乙兩歲實所遭多

危攀 龍髯而莫逮又風木之徒悲此後飄搖者數載
雖嘗辱公褒許固自慚其忠孝兩虧矧公今日之不可
再起而吾黨其誰與歸獨千里而奔赴敬匍匐以陳詞
嗚呼 文宗 穆宗實倚公爲湯劉朱杜非獨爲當今
聖主之所知公今侍 列聖於在天其忠靈不昧必
有以默牖 帝衷而大起兆庶之瘡痍則天下事其猶
可爲乎嗚呼小子言止於此惟公其實鑒之

祭座主徐季和夫子文

惟光緒二十五年八月丙子朔越三日戊寅門下士孫
葆田謹以清酌庶饗之儀致祭於 誥授光祿大夫先

師侍郎夫子大人之靈曰嗚呼先生知葆田今日之來
否耶先生之以書招葆田也固嘗至再至三實始自丙
申與丁酉而葆田率於人事時越三載竟不果來以承
教於左右今雖千里匍匐欲奉顏面而無由此其所爲
重呼負負而尤不僅於椎心疾首者也嗚呼痛哉先生
之生實爲 中朝直臣第一蓋君子之所其推而尤爲
小人之所深嫉今且變而爲列星而其志氣之光明乃
猶如青天與白日葆田所獨心服者尤在今歲歲端之
兩疏蓋幾如范忠文之啟建儲疏十九上而不欲宣著
又幾如夢得之事宣仁以母慈子孝爲言恆先事而爲

之隱慮先生顧不求人知獨嘗以書諭葆田曰惟我與爾夙同此指汝其遠來吾將汝視嗚呼豈意葆田遠隔濟南復書未至而先生遽身騎箕尾耶嗚呼痛哉人閱世而境遷葆田自忝列先生門下於今蓋三十年其始偕先生同典鄉試者朱先生則亦以試事蚤歿於四川葆田雖嘗爲文以祭每深媿未能親奠几筵往歲浙江之約適因赴弔太傅文正公又旋遭家患遂不克終踐其言今文正師薨未三歲而先生又繼之茫茫斯世知己復誰歎天道之莫測悼哲人之云萎要其不可掩者身雖沒而名猶存後千百載有欲求

大清直臣故事

者當不出乎先生之志之文葆田不敏敢述來遲之罪
與其所獨得於先生而尤堪心痛者以慰幽魂嗚呼哀
哉尙饗

祭陳祐曾文

惟光緒三十年歲次甲辰正月二十五日孫葆田謹以
清酌庶羞之儀致祭於陳君祐曾之靈曰嗚呼人誰不
死死而使人人見思斯爲身沒而名存自我僑寓此地
知我禮我與我稱神交者惟君奈何遽先我而去能弗
爲之潛然出涕而沾巾當去歲五月我方有猶子之戚
乃忽於友人所得君凶問我初疑所傳之非真旣乃得

君家訃啟始歎天道之果不可以理論嗚呼死生有命
富貴在天今而知其事誠不山人而我尤不能忘懷者
乃在昔歲乙未之春其時同在萊郡者王文敏公與松
谿檢討俱已去我而爲神而君今復繼其後則東邦有
事將誰屬吾直欲上叩乎帝闈又憶庚子夏秋之際變
起畿輔 兩宮蒙塵惟君與我相對涕泣恨不能執干
戈以衛 社稷有媿 大清之義民曾未兩載而余弟
卒於任所余既護喪來返君猶躬弔於其門嗚呼君今
已矣覩強敵之紛爭未知夫天竟如何命竟如何而我
獨塊然其誰親嗟嗟君雖有志未伸而克承厥志者猶

有賢子與文孫孰若我奔走衣食乃爲鰥爲獨之一身
嗚呼君疾吾不及視君葬吾又弗能送故謹於出遊之
前三日敬奠一樽用是略敘平生以抒余痛以慰幽魂
君而有靈尙其來格而來歆嗚呼哀哉尙饗

辭赴安徽呈子

竊葆田籍隸榮成今寄居濰縣由刑部學習主事改歸
進士本班選授安徽宿松縣知縣調署合肥縣知縣光
緒十四年冬請假修墓開缺回籍嗣因前撫院張公與
今安徽撫院福公在山東任時先後延聘主講尙志書
院因比年積受溼氣病傷兩足客春力辭講席閉戶養

病茲於本月十五日接奉撫部院行知恭閱邸鈔光緒二十二年四月初八日奉 上諭福潤奏調員辦理勘丈地畝等語山東進士前安徽宿松縣知縣孫葆田著山東巡撫飭令該員迅速前往等因欽此跪聆之下無任悚惶伏念葆田一介寒儒去歲荷蒙 聖恩賞給五品卿銜有篤行紳士之 褒嘉每思礪行修身保全晚節上可以報 朝廷下不失爲鄉里善士不意衰病漸生遽成廢棄茲乃欽奉 諭旨感激驚懼罔知所出夫 人臣之義聞 命卽行矧屬末僚何敢顧惜微軀不以 馳驅自許惟是量而後入小臣亦有進退之節引疾求

罷 聖朝每多曠蕩之 恩今葆田欲勉效奔走則足
弱不利步趨況又事屬勘丈地畝非明於計算析及秋
毫亦萬難勝任孔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葆田賦性迂
拘雖曾任縣職於平準之書未嘗學習又竊聞皖省田
賦之弊在報災在報荒而非必地畝之多隱匿紛紛清
丈適滋擾累方今時事多艱大小臣工宜亟思保民之
術以發政施仁爲先務如孟子所謂易其田疇薄其稅
斂是在良有司之善奉行耳皖撫福公與葆田曩歲有
賓主之誼固習知葆田迂遠而闕於事情今又加以以
足疾勢難策杖而行反復思維惟有據實呈報竝附陳

所見伏乞老父母就近驗明病狀據情轉詳應如何奏報之處理宜靜候察驗施行

與濰縣呈子

爲足疾未瘳身難應 召恭陳愚悃敬懇轉詳事竊惟

聞命卽行者古今之通義易退難進者臣子之本懷某

猥以在籍人員荷蒙 聖恩賞給五品卿銜其爲感激

豈徒願效馳驅前因安徽奏調勘丈地畝當經呈明染

患足疾不良於行請免調往在案比年雖醫治稍愈仍

未能行止自如茲於本月初一日接貴縣移知光緒二

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蒙撫憲札開光緒二十四年

十一月十一日專弁附奏遵 旨查明前合肥縣知縣
孫葆田等在籍一片奉 硃批孫葆田張奉先均著送
部引見欽此欽遵知照前來某跪聆之下彌切悚惶自
惟一介庸儒十年薄宦本因修墓而乞假非敢託疾以
爲名特緣年屆六旬筋力已艱於奔走屬又病傷兩足
簡書更畏夫往來且方今時事多艱所求者通達時務
之輩而某迂疏寡效所習者講明正學之傳與其顛躓
於他時曷若退藏於此日在微臣得守出處之分幸
聖主每多寬大之恩儻 朝廷欲聞其讜言則願效芻
蕘以自獻庶草野得竭其愚悃亦借摠葵藿之素誠謹

封呈當今急務一摺擬懇轉詳大中丞據情代奏不勝
幸甚肅此具呈伏乞查照施行

上山東巡撫辭免召命竝陳急務呈子

在籍五品卿銜前安徽宿松縣知縣某爲恭辭 朝命

敬獻芻言懇祈代奏事竊某自甲午冬辭尙志書院講

席寄居濰縣閉戶養病今已四年前因安徽奏調勘丈

地畝當經呈明染患足疾不良於行請免調往在案比

年雖醫治稍愈仍未能行止自如茲於本月初一日接

濰縣移知十一月二十七日蒙臺端札開光緒二十四

年十一月十一日專弁附奏遵 旨查明前合肥縣知

縣孫葆田等在籍一片奉 硃批孫葆田張奉先均著
送部引見欽此欽遵跪聆之下驚懼交并伏念某一介
庸儒猥以在籍人員荷蒙 聖恩賞給五品卿銜竝有
篤行紳士之褒私衷感激常思奮不顧身以仰酬 朝
廷知遇奈因福薄災生宿疾難望遽瘳再四思維惟有
據實陳請乞暫緩赴部俾得及時醫調不勝幸甚抑嘗
聞之士雖無位猶欲以言報國以某前曾備職部曹今
又蒙 恩得帶卿銜私慕西漢壺關三老上書之義竊
念天下事有不可不豫籌者謹呈當今急務密摺一通
雖自知其非分實意切於盡忠用敢冒昧繕呈俯懇大

中丞鑒察據情代奏以備芻蕘之采毋或壅蔽不得
上聞幸甚幸甚如因違例獲罪則某雖死亦所甘心不
勝悚惶之至肅此上呈

上毓中丞言事呈子

爲夙疾未痊 聖恩莫報歷陳顛末恭懇查明附 奏
事竊葆田猥以在籍人員荷蒙 天恩賞給五品卿銜
竝有不求聞達之褒獎私衷感激常思保全身名以仰
酬 朝廷知遇前因安徽 奏調勘丈地畝當由濰縣
呈報素患足疾不良於行懇免調往經前巡撫部院李

奏咨在案光緒二十四年十二月初一日接濰縣移

知蒙前巡撫部院張札開照得本部院於光緒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專弁附奏遵旨查明前合肥縣知縣孫葆田等在籍一片茲於十一月二十二日差弁齎回原片內開奉 硃批孫葆田張奉先均著送部引見欽此欽遵葆田卽於十二月初五日呈明前患足疾尙未痊愈由濰縣轉詳巡撫部院乞暫緩赴部竝呈當今急務一摺敬懇查看代 奏在案光緒二十五年正月初五日奉到前巡撫部院張公文將原呈一概發還飭令自行赴京呈遞葆田遵卽趕緊調治擬俟足疾稍愈卽行起程復於正月二十日奉到前巡撫部院張公

文內開正月十二日奉 上諭上年山東被災各州縣情形甚重大河以南竝春麥亦未能播種民間尤爲困苦冬振雖已次第舉辦而今春振撫爲日方長必須遴派妥員切實經理方足以收實效濟南府遺缺知府潘民表在籍紳士孫葆田鄭杲皆勇於任事物望素孚卽著張汝梅飭令該員等專辦春撫事宜周歷災區覈實經理欽此欽遵轉飭前來葆田因事闕振務自應力疾從公仰副 朝廷恫瘝在抱之意比卽籌備資斧先由濰縣報明起程日期卽於正月二十七日勉強就道詎意行至鄒平又因下車時跌傷右足醫治兩日稍能步

履乃以二月初三日到省城曾在 欽差查振大臣前
具呈敘明足疾加劇深恐辦事竭蹶竝歷陳本籍紳士
只可散放義振不宜攙越公事等情旋於二月初九日
接前巡撫部院張公文乃憑振撫局詳請檄委何道昭
然分往歷城長清等七縣葆田分往齊河禹城臨邑茌
平平陰肥城東平等七州縣又刑部員外郎鄭杲分往
汶上濮州等七州縣候補知府吳中欽分往惠民濱州
等七州縣候補知府李馨分往齊東王家岡場等五縣
一場督同查放各等因葆田竊思前此欽奉 諭旨專
辦春撫事宜本止有官紳三人今既經該局詳請添派

外來道員何昭然與本省候補知府兩員是人數已足
相當葆田本因足疾加劇未能如潘守之赴京引見
方將引朱子以足疾不能赴錫宴自劾之例上書力辭
況又身在事外竝不知某處查有災黎多少某處發振
款若干某處印委均係何人欲經理而無由雖周歷其
何益卽使如振撫局所擬勉供驅使亦斷非病軀所能
勝任當於初十日具呈自劾繳還照會原文竝請委員
驗明病狀是否屬實遲至十五日始行出城移疾就醫
迄今又逾半月服藥數劑仍無起色行止竟不能自如
爲此歷陳顛末恭懇查明附片具奏以申下情而免

重咎不勝幸甚再葆田所擬封事書生愚昧之見自謂
實當今第一急務謹具正副二本附呈以進可否查看
刪削代 奏之處伏候鑒核施行須至呈者

校經室文集卷六

光緒己丑御史屠仁守以言事罷官合肥縣知縣孫棣
田以執法不撓引疾去一時士大夫之所稱道不曰梅
君則曰佩南洎子通籍梅君則已主山西令德堂講院
余固不得見之也宣統庚戌余由青州調守濟南始克
見孫君於山東通志局時張漢三廉訪以泰東濟武臨
道兼志局提調予副之皆與君相契月必數見君見輒
流連竟日會歲暮君將歸濰陽余往送其行見其治裝
凡日用瑣屑之具畢備訝之君爲言頻年喪亡相繼弟
姪蚤世嗣子又不祿僅諸孫依母以居己則孑然一身
修脯所入資以贍細弱且爲理宿逋因笑謂余曰是所

謂鰥寡孤獨萃於一家者也余聞之惻然乃別不十日君竟奄化以去也悲夫君夙治古文顧無自定稿毛穉雲觀察搜之其家共得文若干首將由圖書館刊行以國變中輟余避地青島張漢三廉訪避地香港均以君文散佚爲憂去歲獲交章一山太史知劉翰怡京卿蒐刻昔賢著述遂因一山大史商諸繆筱珊前輩介於翰怡京卿以廣其傳於是君之遺集其未刊於圖書館者或不至終於湮沒歟而翰怡京卿於斯文將喪之時力任此舉俾余與漢三穉雲藉以無負於死友則尤余所永矢弗諼也乙卯夏五月前史官黃曾源跋於青州寄

寓